

雍正游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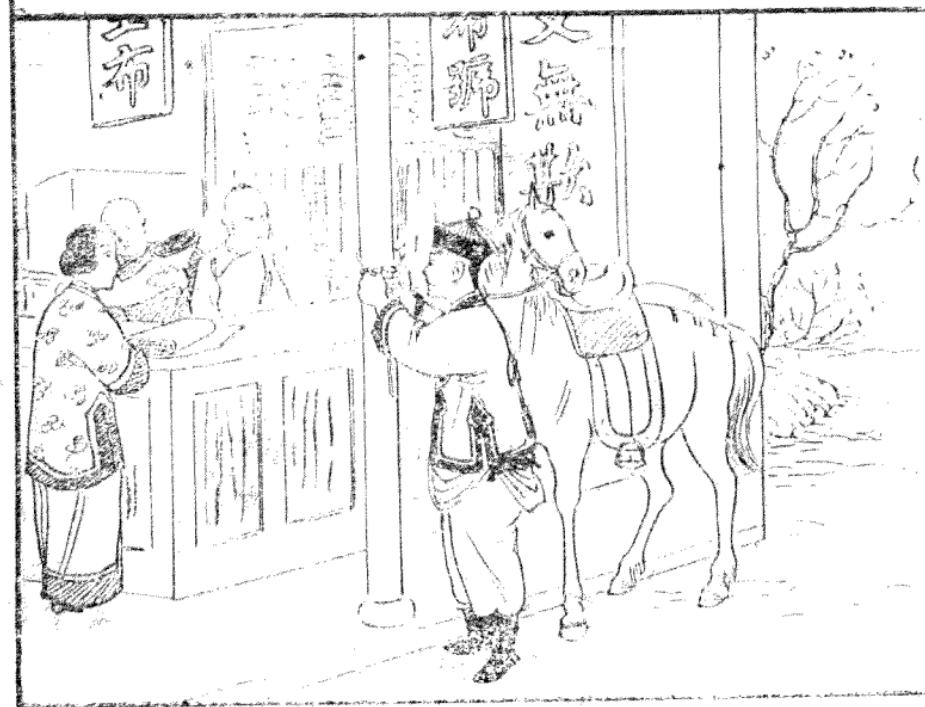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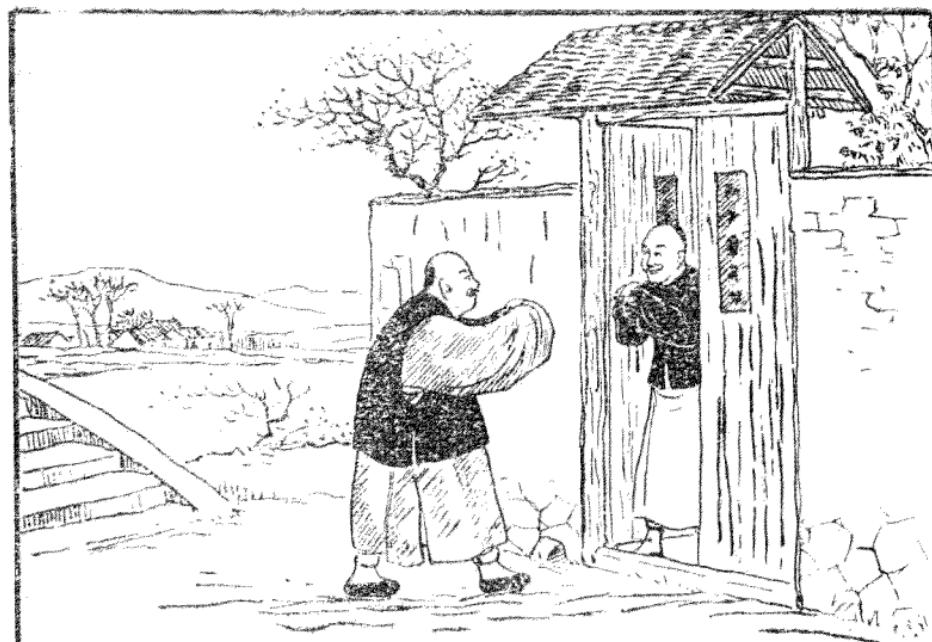
# 雍正遊俠傳序

有清十二主除讓帝宣統猶未蓋棺定論外三祖八宗以雄猜著者當推雍正帝爲首屈一指內誅管蔡外戮韓彭其心思之密手段之辣迄於今事過境遷已二百載而一談及血滴子猶令人毛髮戴甚矣餘威之震人百世下猶有生氣也特阿其那塞思黑之獄論古者每爲允禩呼冤不知允禩也處心積慮彼不殺此必殺彼敗則爲被誅之管蔡成卽爲靖難之燕王成王敗寇何足深論雖然立身雍正之朝動觸血滴之刃竟敢私結祕社暗設機關不速之飛客則請君入甕萬乘之君主則縛之如豕則廉親王禡貝子輩其材其智亦必有大過人者且當時人材之盛不僅皇室爲然如滿人中之隆科多漢人中之年羹堯疆吏中之田文鏡李衛以及陳景希之風鑑雲遊子之論字婁近垣之法術甘鳳池之劍術固曠世不一見者而一時並集此

固。關。乎。世。運。非。人。力。所。可。幾。也。居。今。念。古。不。幾。令。人。感。慨。深。之。設。若。而。人。者。  
重。現。今。世。則。假。鳳。池。之。劍。已。足。寒。賊。子。之。心。更。何。至。擾。攘。不。休。乎。撰。述。既。竟。  
書。此。爲。序。

民國十二年癸亥六月青浦陸守先士謗氏序於松江醫室

雍正遊俠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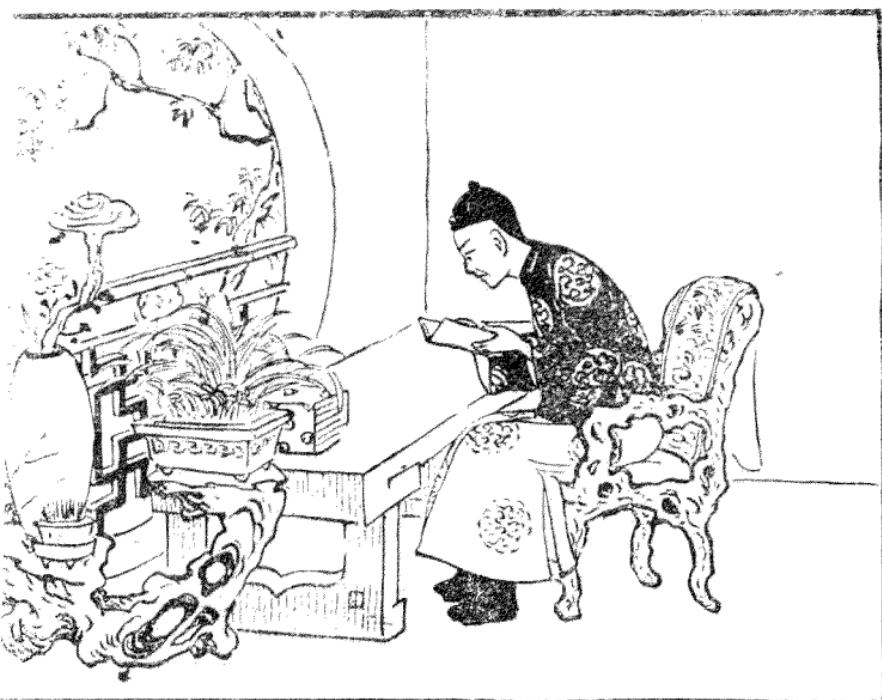






雍正遊俠傳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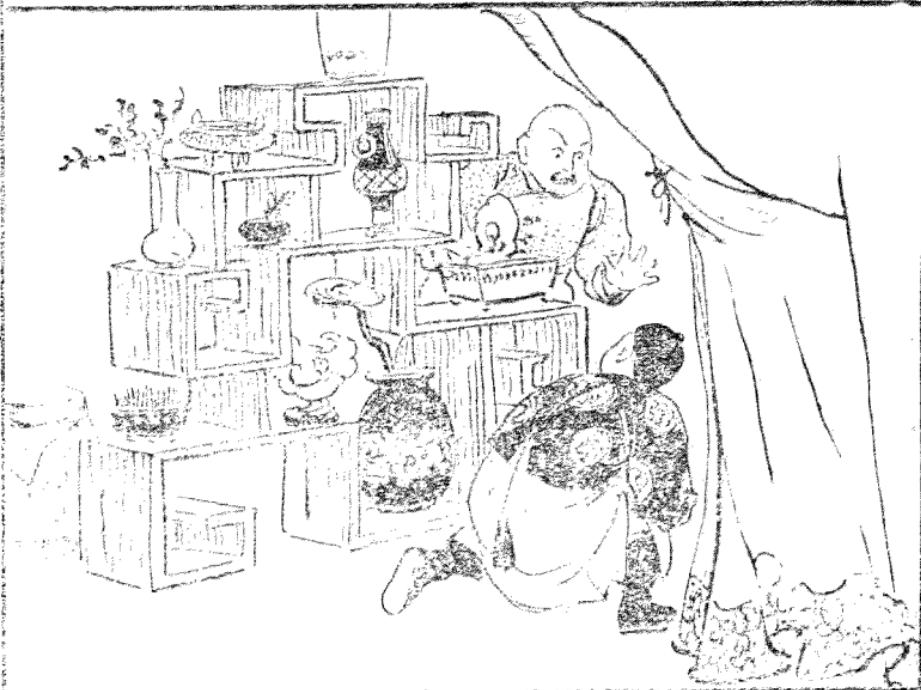
雍正遊俠傳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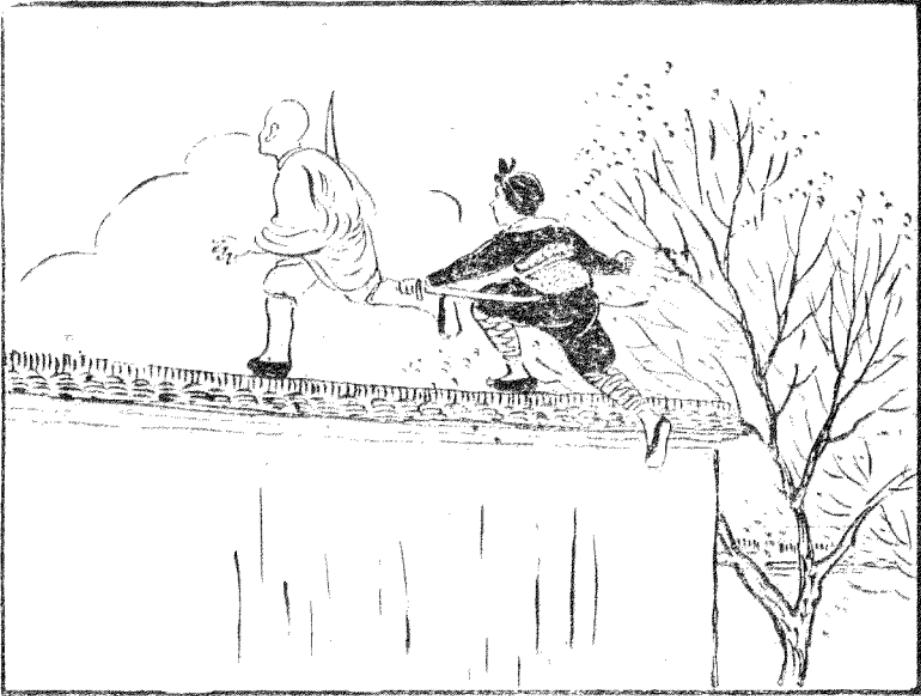






雍正遊俠傳 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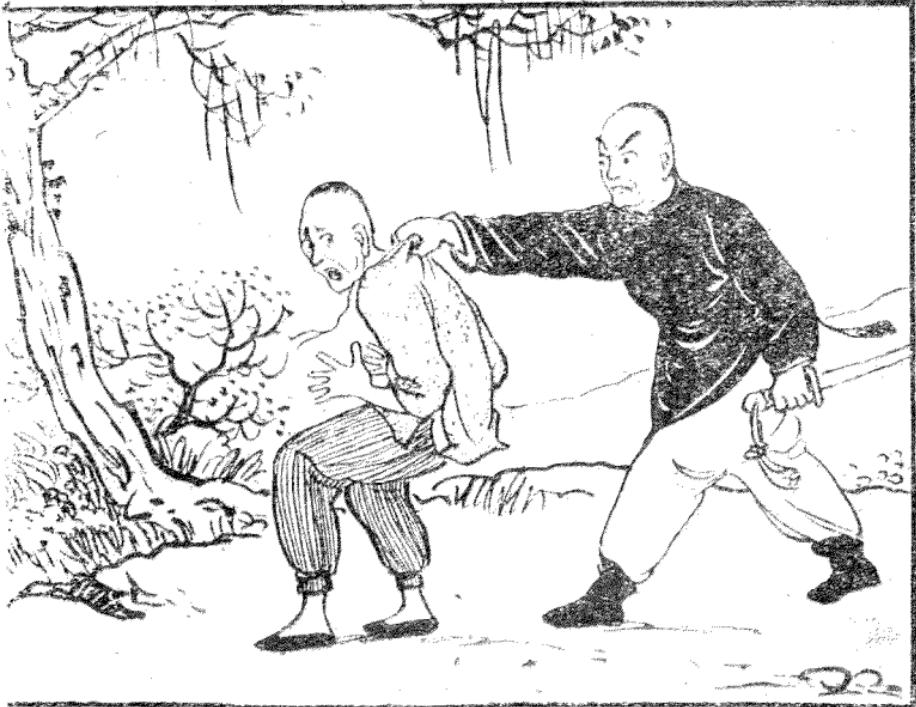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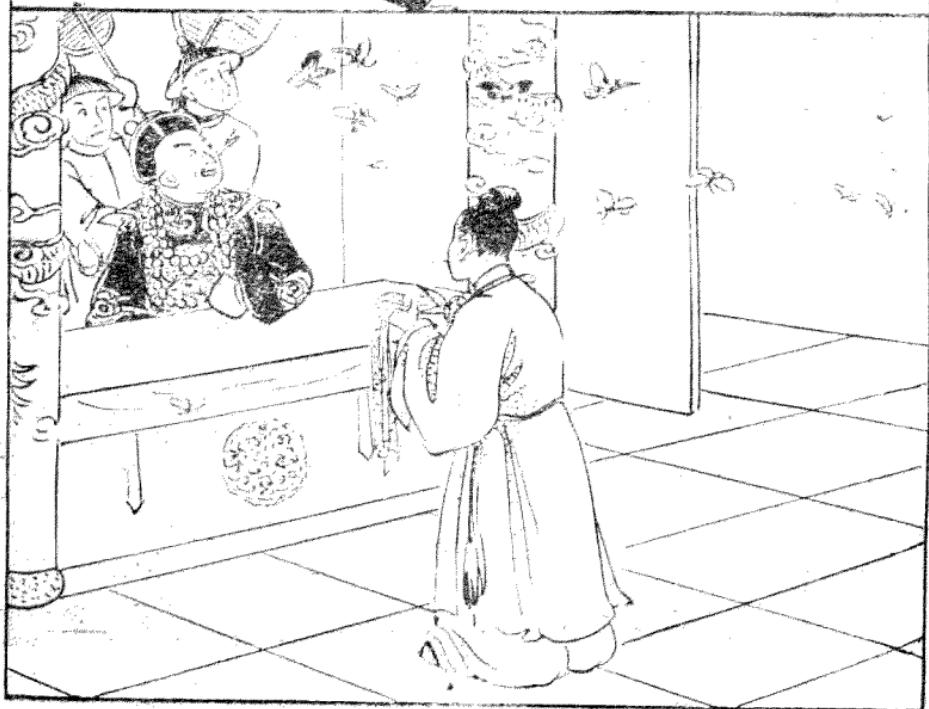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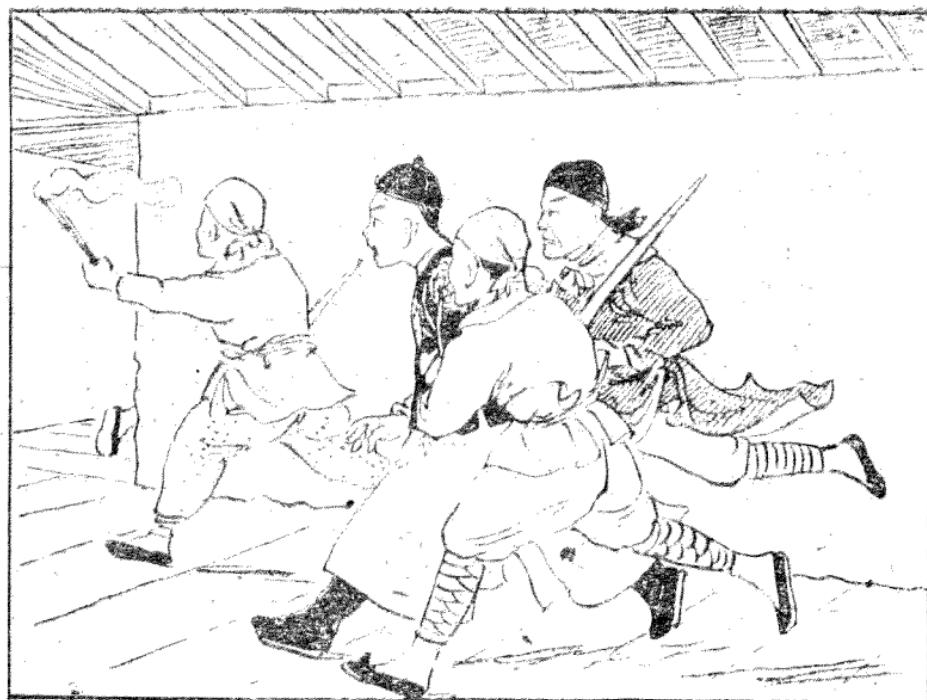
雍正遊俠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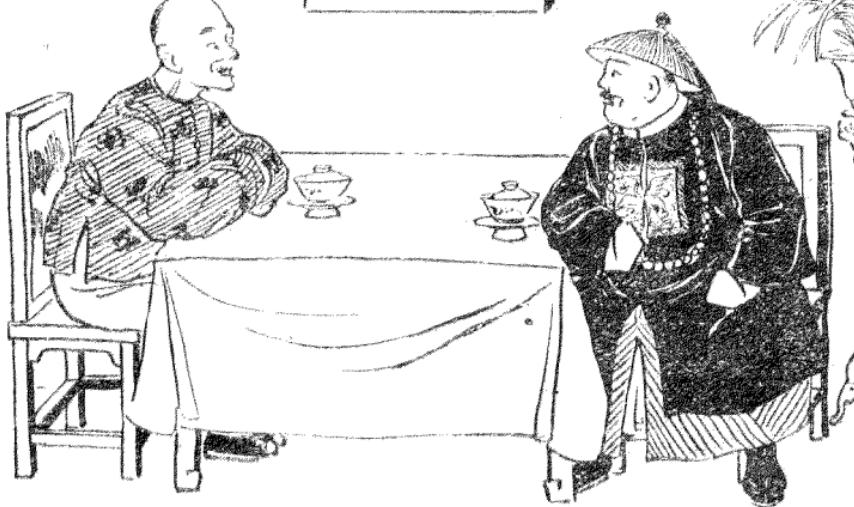
十二











# 雍正遊俠傳目錄

## 卷上

- |     |          |            |    |
|-----|----------|------------|----|
| 第一回 | 杭州城崛起布商  | 覽橋鎮隱居儒士……  | 一  |
| 第二回 | 陳景希巨眼識真龍 | 雍正帝詔書徵繡虎…… | 一〇 |
| 第三回 | 兩布衣應召進京  | 四皇子議開地道……  | 一九 |
| 第四回 | 雍親王無意遇張愷 | 血滴子有心值王氏…… | 二九 |
| 第五回 | 千里行屍辰州奇術 | 斗室布陣刺客遭擒…… | 三八 |
| 第六回 | 血滴子被困貝勒府 | 十四皇出任大將軍…… | 四七 |
| 第七回 | 皇四子偷讀大婚詔 | 康熙帝臥病暢春園…… | 五七 |
| 第八回 | 改遺詔雍正登基  | 簡將軍真龍遊嬉……  | 六六 |

- 第九回 養心殿聖主訓同懷 維止社親藩謀靖難 ······ 七五  
第十回 張技師精心制削器 鐵帽王恃勢奪人妻 ······ 八五  
第十五回 湯獵戶深謀做命案 黃守備恃勢搶新人 ······ 一〇三  
第十二回 論漢文睿見破羣疑 勸雷殛明心燭微隱 ······ 九四  
第十三回 雍正皇徵行觀審案 顧縣令正言折強徒 ······ 一二二  
第十四回 雍正皇擢用顧鐵牛 雲中鶴夜探廉王府 ······ 一三一  
第十五回 張蘭芳雙擒血滴子 雍正帝親探廉親王 ······ 一三一  
第十六回 瑞雲軒游龍被困 乾清宮天子失蹤 ······ 一四〇  
卷下  
第十七回 廉親王審問雍正 淨修僧出訪游龍 ······ 一  
第十八回 瑪勒吉有意結靜修 馮福清無心遇瑛特 ······ 一〇

- 第十九回 雲中雁夜探昆明莊 淨修僧巧遇血滴子……一九
- 第二十回 窺削器雙傑入花園 隱姓名五雄投王府……二九
- 第二十一回 五豪傑加入維止社 兩大臣催救雍正皇……三八
- 第二十二回 用奇謀雙雄送晚飯 擊差籤三傑管花園……四八
- 第二十三回 血滴子飛救三豪傑 候衛軍大破廉王府……五七
- 第二十四回 廉王府雍正帝失蹤 隆福寺雲遊子論字……六六
- 第二十五回 廉王改組維止社 京師發現剝皮人……七六
- 第二十六回 烏京兆喬裝訪案 妻道人煉瓦爲金……八五
- 第二十七回 妻近垣指點迷途 雲中燕偵探賊窟……九五
- 第二十八回 雲中燕勘破人皮案 隆科多熬審紀秋生……一〇四
- 第二十九回 解砒毒藥求黃防風 破逆黨兵困駒馬第……一一三

- 第三十回 怡親王迎駕回宮 婁道士剪綢戲帝……一三三  
第三十一回 田文鏡特疏劾親臣 雍正帝加恩寬元舅……一三五  
第三十二回 能臣封章定夙案 明主垂拱慶昇平……一四七



# 雍正遊俠傳 卷上

## 第一回 杭州城崛起布商 覓橋鎮隱居儒士

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識。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茫茫此世界。衆生奚啻億。除是大英豪。或稍爲目拭。有如公等輩。未見露奇特。若欲一一認。安得許眼力。神龍行空中。螻蟻對之揖禮數。雖則多。未必遂鑒及。

這一首是清儒趙甌北的雜詠。是言英雄混迹風塵。巨眼的人。總會拭目。認識。至於尋常庸衆。那就認不勝。認識不勝。識等到英雄得志。飛騰而後。衆人雖致敬。盡禮英雄。就不暇鑒及了。你道本書開場爲甚引這一首詩。原來浙江杭州地方。有一個儒生。姓陳。名祖。搏號景希。生性聰明。於詩賦制藝。外好讀奇書。異誌。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無不遍覽。而於風鑑。一學極深研。幾尤多。

心得。望色。能辨。壽夭。聞聲。卽決。窮達。歷歷。可據。久久。自驗。因此認識他的人。有稱他爲半僂的。有稱他爲神相的。他總一笑置之。不辨論。也不承認。這陳景希家在覽橋住的地方。既是半村半鄉。人又和平。旣不絕人逃世。又不附勢趨炎。介於不夷不惠。因此南畝的農夫。西市的商賈。沒上沒下。無不跟他交好。但是陳景希待人雖然和易。對於風鑑一道。非常自負。却又輕易不肯替人看相。這日陳景希閒居無事。獨對着鏡子。親自相看見天庭地閣。目神眉形。都還罷了。相到中央土星。一個伏犀鼻。鼻根上貫印堂。蘭臺廷尉井竈。分明藏而不露。按照相法。確可榮居三品。但是我久絕科舉。早已無意功名。窮居覽橋。何來逼人富貴。又瞧自己的手龍虎。雖不很相配。却倒福祿壽三峯突起。色如硃砂。掌中現有方印。搖頭道。景希。景希。你相遍天下。士無不奇。應極驗。捷若桴鼓。相到你自己。可就。不應了一個下省書生。旣無門路。又沒。

奧援怎麼會一朝騰顯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又想到頭好不如面好面好不如身好細察自己身量上身長下身短又確合富貴體格自笑道我這麼僻處一隅終不然富貴逼人來陳景希正在無聊只聽有人叫道景希兄在府麼景希抬身迎出見是一個大胖子鵝行鴨步的進來認得就是太平坊隆大布號的大掌櫃田文鏡忙道田兄好久不見今朝甚麼風吹來的那田文鏡笑道久要奉訪被俗務絆住了不得自由今日發個狠一則專誠拜訪二則城裏囂雜住久了悶的荒跑出來逛逛野景活動活動陳景希一面讓他坐下一面笑道田兄專誠訪我總有事故小廝獻上茶來景希起身接取雙手敬與文鏡文鏡接茶坐下笑道景希兄善觀氣色一見便知道來意你那風鑑之學直堪與令祖希夷先生後先輝映我因敝東來杭閒談中說起大名敝東非常愛慕打算到府叨教命小弟先來拜候致一個意敝東擬後天

飯後造府呢。陳景希道：「貴東要看相麼？」田文鏡應了一聲。是陳景希道：「哎呀，這件事恕我不能遵命。我久已不談此道了。」田文鏡忙問：「爲何？」陳景希道：「就爲不應驗。談他還有甚味？」田文鏡道：「景希兄相過的人就我所知的十個都已靈驗異常。周百萬那麼豪富，你說他背薄腰折，眉促腳長，坐時搖擺不定，行到眉連定然家財耗散貧無立椎，人家都不很信。到去年連遭大火，接着三場人命，果然家資蕩然。金進士那年待魁星賀客，滿堂人人都說他青年連捷將來前程不可限量。你獨低言告我：『金進士男生女態小，暴眼小，爬牙定然夭壽。』不會過三十三歲。後來金進士果然死在京中，如何還說不應驗？」陳景希道：「田兄，你相我自己就不應驗。照你印堂這麼開闊，三停得配五嶽，均匀晝厚，腰圓鵝行鴨步，不但形貌奇美，舉動端凝，并且性明氣剛，言涉造化。我斷定你是從星辰中來，定然官居極品，權掌兼圻。只是

你。依。然。是。隆。大。號。一。個。掌。櫃。我。自。己。對。鏡。自。相。也。可。榮。居。三。品。只。是。歲。歲。年。  
年。依。然。故。我。這。麼。不。驗。那。裏。還。敢。輕。相。天。下。士。呢。田。文。鏡。道。或。者。有。他。種。關。  
係。也。說。不。定。陳。景。希。終。不。大。高。興。田。文。鏡。見。他。不。大。高。興。就。丟。開。本。題。講。說。  
別。話。排。逗。得。他。有。了。興。緻。遠。灣。兜。轉。重。又。歸。到。本。題。陳。景。希。見。他。這。麼。至。誠。  
推。託。不。去。只。得。慨。然。應。允。田。文。鏡。大。喜。訂。期。而。去。到。了。這。日。田。文。鏡。同。了。他。  
那。個。東。家。來。見。面。之。後。請。教。姓。名。纔。知。他。姓。李。名。衛。只。見。他。生。得。劍。眉。星。眼。  
鼻。直。口。方。靜。如。秀。柏。長。松。動。如。行。雲。流。水。確。是。個。大。富。大。貴。之。相。李。衛。問。前。  
程。如。何。有。否。功。名。之。望。陳。景。希。道。以。相。論。定。可。位。至。督。撫。并。且。生。了。這。一。雙。  
睡。鳳。眼。神。光。奕。奕。不。怒。而。自。威。不。曠。而。自。見。或。可。手。掌。兵。權。貴。爲。經。略。也。說。  
不。定。李。衛。笑。道。我。不。過。是。個。縣。丞。微。銜。那。裏。敢。萌。此。異。想。陳。景。希。道。李。兄。既。  
是。縣。丞。頭。銜。已。經。有。了。根。苗。了。像。這。位。田。兄。不。是。個。白。衣。人。麼。照。他。的。相。將。

來富貴功名也不在李兄之下。驗與不驗果然不能誇說。我不過以相論相罷了。李衛道只要依照先生金口就好。我原分發在雲南。嫌路遠沒有去得。此番回去定當設法到省了。當下又談了一回別的話。起身向田文鏡道。我們走罷。田文鏡道很好。於是同起身告辭。陳景希送出大門。纔回却說。田文鏡陪了李衛進城。回到隆大布號。恰好夜飯時候。李衛的菜是另做的。田文鏡叫燙了兩壺酒。就在內帳房對酌。李衛道陳景希的話看來未必有憑據。我通祇一個佐雜芝麻大的前程。如何會騰達。田文鏡道他也說我前程遠大。真是不懂。不過我想他不取相金。究竟不是江湖術士騙我們做什麼。李衛道那也只好再瞧驗不驗。刻下還斷不定呢。於是又談了一回商意。經吃畢了飯。閒談一回。各自睡下。次日李衛主張在江蘇鎮江松江兩處開設。幾家分莊專事收採布疋。田文鏡很是贊成。李衛要田文鏡同去布置文鏡。

也應允了。李衛在杭州住了幾天，僱定船隻，隨卽起程北行，先到松江，後到鎮江，看定了屋子，用定了人，就開辦起布莊來。李衛見各事辦妥，心下十分高興，作別北上，自回原籍而去。田文鏡也就回杭，此時隆大添設了內莊辦貨，十分便利，營業就格外的發達。西自川陝，北自直豫，無不有客商來往交易。一日來一個辦貨京客，姓張，名樂天，八尺來長，身子四十開外，年紀生得雄奇英挺，雙目炯然，出言吐語，伉爽異常。田文鏡跟他一見如故，很是投機。張樂天問起李衛是否常常來此，田文鏡道：「張客人與敝東認識的麼？」張樂天回稱認識的。田文鏡立命辦酒，接風接待，得十分懇勤。這張樂天人極幹練，於一切世故人情，都很精熟。經過的碼頭，也很不少。席間閒談，問起浙江地方衙門胥役，可怎麼樣？是否狐假虎威？是否無惡不作？田文鏡道：「公門中人，雖不能夠一筆抹倒，大概奸猾的多，良善的少。應了俗語：『天下烏鵲一般。』」

黑的話。張樂天道。衙門越大。胥吏越壞。督撫衙門的胥吏。有內班外班。各種名目。內班總管。案件外班專遞。信息內班與外班朋比。爲奸種種。嚇詐飽了。他的貪慾就改重爲輕。拂了他的意思。就批駁不已。卽如廣東地方各種盜案。不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少。制臺衙門的書辦。概於冬季寫票差提學緝之。吏目典史巡檢各官到省城示期。批責其陋規。有院房年禮節禮各種名目。各官員到省。倘然送給書辦銀子三四十兩。就得准許回任。倘係微員無力餽送。就要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田文鏡道。廣東督衙書辦有這麼的威勢。真是利害。像這裏制臺衙門書役。都稱做差官。有承舍官。有旗牌官。平日坐在班房裏。包攬詞狀。每於各府州縣官上轅的當兒。就私行屬託。難保不有濫准枉斷。情弊有時奉差出省。馬褂胸纓儼然。官長肩輿拜會。地方官需索夫馬餽送。此外如藩臬兩衛的書役。一是掌管通省錢穀。一是掌管。

通省刑名案牘如山就。不免舞文。弄法。百弊叢生。張樂天喜道。田兄肯關心時政。足見偉識。不凡。佩服佩服。閒談了一會子。二人更是投機。張樂天在杭州住了三五天。貨已辦齊。請田文鏡代僱了一隻船。解纜北去。從此之後。張樂天每年總來兩次。有時辦貨。有時不辦貨。祇游玩。每來總住在隆大號中。田文鏡跟他更莫逆起來。此時隆大號東李衛在雲南地方做官。一帆風順。由縣丞而知縣。知縣而知府。現在新承恩命。已授爲雲南驛鹽道矣。喜信傳來。田文鏡不禁怦然心動。恰好這一日。張樂天由京南下。住在隆大號中。田文鏡陪他遊西湖。談起李衛官星。透露已經做到雲南道台。想到前年請陳景希看相。斷定他必然位至兼圻官居極品。現在看來。到真有點子道理。張樂天問陳景希。大概是個相面先生。麼是否住在杭州。閒着沒事。我也請他談談去。停會子你就陪我一走。田文鏡道。此人是個不挂招牌的書家。相

士平日不很肯替人看相，并且住在覽橋請教他，倒很費事。張樂天道：田兄既然認識得想來總跟他有點子交情，少不得總要煩勞你替我介紹呢。田文鏡應下。這日在西湖游了個暢。次日清晨，田文鏡陪了張樂天各跨一匹馬，徑投覽橋而來。霎時行到二人下騎，將馬牽過，帶於樹下。田文鏡引張樂天到大廳坐定，隨道：「張客人，我去叫陳景希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陳景希巨眼識真龍 雍正帝詔書徵繡虎

話說田文鏡把張樂天安頓在陳家大廳之上，自己却入內來找陳景希。找到書房，只見陳景希低頭默坐，手執着硃筆，正在評注古書呢。文鏡不敢驚動，站了好一會，候他書寫好了，擋下筆，纔開言道：「景希兄，好用功！」陳景希沒防備，嚇了一跳，抬頭見是田文鏡，忙道：「文鏡兄，幾時來的？」田文鏡道：「我

因見景兄執筆寫字不敢打擾候了一會子外面有一個客要見你現在廳上呢陳景希道文先生你又引什麼人到我家來田文鏡道是一個北京客人來杭辦貨的姓張名樂天爲人很直爽因久慕大名再三央我介紹我因見他是正經商客大遠的誠心纔敢引他到府陳景希道這位京客要見我有甚事呢田文鏡道就爲久慕你的風鑑要請你看看相呢陳景希道再不要提起相面的話我因看的相不驗自知所學未精不敢輕相天下士了所以無論何人要看相我就不敢奉教這位京客煩你代我謝絕了罷田文鏡道人家誠心求見我已經替你應下現在你不肯見叫我臉上如何下得去說着又再三央懇陳景希道姑且去瞧瞧何等樣一個人口裏這麼說心下暗忖看相不看相由我作主我不肯看時他究竟不能強我的於是同了田文鏡緩步徐行走到大廳後面低聲問道向右坐的那個是誰田文鏡道

就是京客張樂天。陳景希約略一瞧，不覺大驚失色，回身就走。田文鏡見他舉動奇怪，追上詢問。陳景希道：「這一個人我不相斷然，不能夠給他相。」田文鏡忙問爲何。陳景希道：「相起來不會應驗。相他做什麼？」田文鏡道：「你不曾給他相，如何知道？」陳景希道：「不必相得，早已知道不會應驗。」田文鏡道：「管他應驗不應驗？請你出去相一會子，就是陳景希。」再三不肯。田文鏡定要他說出緣故。陳景希附耳道：「照他相貌講，竟是個真命天子。你想罷！」放下承平時勢，那裏會有這種事？如何會應驗？如何還能夠給他看？相田文鏡聽說也唬得呆了，不敢勉強。慢吞吞走出大廳。張樂天已經等候得不耐煩，瞧見田文鏡出來，問道：「怎麼去了？」這大半日做什麼？田文鏡道：「景希不肯給張兄看，相張樂天。」道他不肯就罷，咱們回去罷。說着起身虎步龍行，大有起行之勢。田文鏡道：「且慢他的不肯，相因吾兄狀貌奇異，大有似乎真命天子。」

道。萬。不。會。准。萬。不。會。驗。并。且。言。出。禍。生。彼。此。難。保。不。有。禍。患。所。以。半。是。不。肯。  
相。半。是。不。敢。相。張。樂。天。笑。道。我。是。一。個。販。子。那。裏。會。做。皇。帝。果。然。萬。不。會。准。  
萬。不。會。驗。田。兄。這。麼。罷。我。天。性。好。奇。既。然。到。了。這。裏。不。管。他。准。與。不。准。驗。與。  
不。驗。請。他。老。人。家。出。來。談。談。他。不。妨。姑。妄。言。之。我。也。不。妨。姑。妄。聽。之。咱。們。只。  
顧。談。相。旁。的。事。都。可。以。擋。過。不。題。說。着。重。又。坐。下。田。文。鏡。道。我。入。內。勸。他。去。  
進。去。了。好。一。會。子。纔。引。了。陳。景。希。出。來。彼。此。招。呼。施。禮。陳。景。希。道。兄。弟。也。不。  
懂。什。麼。荷。蒙。田。兄。過。獎。先。生。一。時。輕。信。下。降。敝。廬。張。樂。天。道。不。必。過。謙。我。是。  
專。誠。候。教。呢。發。出。話。來。聲。若。洪。鐘。陳。景。希。道。既。承。不。棄。就。請。裏。面。坐。地。說。着。  
往。裏。讓。張。樂。天。道。我。不。認。識。陳。景。希。道。煩。田。兄。先。走。一。步。田。文。鏡。道。我。來。引。  
導。當。下。文。鏡。打。首。樂。天。第。二。景。希。追。隨。在。後。步。步。留。神。只。見。張。樂。天。的。走。相。  
龍。行。虎。步。確。是。不。凡。讓。到。書。房。坐。定。細。細。相。視。只。見。他。鳳。目。龍。睛。伏。犀。鼻。獅。

子。口。三。停。得。配。五。岳。相。朝。再。相。他。的。手。軟。滑。如。酥。紅。潤。如。玉。指。爲。龍。掌。爲。虎。  
龍。虎。倒。又。相。配。相。畢。詢。問。年。紀。張。樂。天。回。四。十五。歲。陳。景。希。道。論。流。年。部。位。  
四。十。五。正。交。壽。上。明。年。四。六。交。到。右。顱。後。年。四。七。交。到。左。顱。尊。駕。的。兩。  
顱。生。得。高。而。且。闊。稜。稜。有。威。依。相。論。相。到。明。年。定。然。身。登。大。寶。得。享。九。五。之。  
尊。我。也。知。道。現。在。承。平。時。勢。決。不。會。應。驗。但。是。尊。駕。確。生。了。個。帝。王。之。相。張。  
樂。天。笑。道。先。生。今。兒。姑。妄。言。之。我。也。不。過。姑。妄。聽。之。陳。景。希。道。從。今。不。敢。再。  
談。風。鑑。之。學。了。當。下。陳。景。希。留。張。樂。天。田。文。鏡。便。飯。天。南。地。北。閒。談。好。一。  
會。子。張。田。二。人。喫。得。酒。足。飯。飽。歡。然。告。別。陳。景。希。送。出。大。門。眼。看。二。人。上。馬。  
揚。鞭。得。得。而。去。田。文。鏡。陪。了。張。樂。天。回。店。談。起。相。面。的。事。張。樂。天。道。可。惜。我。  
幾。個。朋。友。都。不。在。眼。前。不。然。都。請。他。相。一。相。張。樂。天。這。一。回。並。不。辦。貨。住。了。  
幾。天。就。告。辭。北。上。田。文。鏡。又。送。了。他。許。多。龍。井。茶。葉。金。華。雪。腿。西。湖。藕。粉。等。

土貨不意一去之後消息杳然到了所約之時也不見他南下田文鏡很是  
惜念這一年是康熙六十一年忽地哀詔傳來說康熙帝已經駕崩新皇登  
極改明年爲雍正元年新皇帝就是皇四子雍親王田文鏡是個商人此種  
朝廷大事只當小說鼓詞那裏放在心上不過向號中夥計們道現在逢着  
國喪布疋定該暢銷京客別個都有信來獨那張樂天信也不到人也不到  
真是古怪他偏是地址不肯留一個信也無從寄遞閒談一回也就擋過一  
日清晨田文鏡正在查閱帳目忽一個晶頂武弁跨着一騎白馬拍踢拍踢  
如飛而來跑到隆大布號門前滾鞍下馬把韁扣在門口柱上大踏步闖進  
店來喝問田文鏡在不在就有夥計迎着招呼道軍爺請坐那武弁道不要  
坐快喚姓田的出來我要問他話夥計急忙入內報知田文鏡田文鏡走出  
詢問那武弁道你就是田文鏡麼田文鏡道在下就是田文鏡武弁道快隨

我。去。田。文。鏡。道。到。那。裏。去。呢。那。武。弁。道。撫。臺。衛。門。撫。臺。大。人。要。你。人。田。文。鏡。  
聽。了。大。驚。失。色。慌。道。撫。憲。要。我。人。做。什。麼。武。弁。道。大。人。叫。我。來。傳。做。什。麼。我。  
也。不。知。道。誰。敢。多。問。呢。田。文。鏡。道。我。是。安。分。良。民。沒。有。犯。罪。武。弁。道。這。個。我。  
可。不。知。道。田。文。鏡。道。可。否。懇。求。軍。爺。只。說。我。病。了。不。能。到。案。武。弁。道。你。好。好。  
的。在。講。話。如。何。說。病。田。文。鏡。再。三。央。告。弁。願。送。上。孝。敬。那。武。弁。道。別。說。你。沒。  
有。病。真。個。病。了。也。須。四。鄰。出。具。甘。結。不。然。大。人。查。出。了。詐。病。誰。擋。擋。呢。田。文。  
鏡。沒。法。只。得。跟。隨。了。那。武。弁。向。撫。署。而。去。霎。時。行。到。武。弁。下。馬。叫。田。文。鏡。在。  
班。房。中。坐。地。自。己。入。內。去。銷。差。正。這。當。兒。只。見。仁。和。縣。知。縣。親。自。押。解。人。犯。  
到。轅。田。文。鏡。一。瞧。解。來。的。人。犯。又。喫。一。驚。原。來。該。犯。不。是。別。個。正。是。筭。橋。陳。  
景。希。景。希。見。了。田。文。鏡。也。很。納。罕。此。時。兩。人。的。心。頭。都。如。小。鹿。亂。撞。就。苦。相。  
離。太。遠。不。能。講。話。一。會。子。差。弁。飛。步。出。傳。大。人。有。諭。着。田。文。鏡。陳。景。希。立。刻。

入見田文鏡應了一聲。邁步踱出班房。那邊陳景希也早過來。二人見了面。陳景希道。閉門家內坐禍。從天上来怎麼你也在此。田文鏡纔待答話。那差弁一沉臉道。你們有話。當着大人的面講去。現在奉令傳見。可不准你們多講話。田陳兩人只得諾諾連聲。當下跟隨了差弁抹角轉灣。直到籤押房。差弁向廊下指道。站在這裏。二人屏息靜氣。鴉雀無聲的站着。那差弁掀簾入內。只聽得屋內道。請進來。差弁立刻引田陳二人進屋。見撫臺笑音音的坐在坑上。田文鏡立卽下跪。叩見撫臺。叫起來。接着陳景希也行過禮。撫臺道。現在欽奉諭旨。叫你們二位。尅日進京陪送的人員。我已派定。旨意嚴急。二位也不必回家。今晚就衙門中住下。明日就起身長行。田陳二人聽了奉旨。欽召的話。宛如頂門上轟了個霹靂。震得全身盡都麻木。半晌說不出一句話。陳景希跪下求道。生員這一條蟻命。總要求大人成全。田文鏡也哀。

求不已。撫臺道二位不必着急。旨意高深。雖然不敢妄測。但是旨中有着派委員陪送來京。並無押解字樣。似乎吉多凶少。隨取出諭旨。

杭州隆大布號掌櫃田文鏡。覓橋相士陳景希。着該撫速派委員。尅日陪送來京。旨到即行。慎毋怠忽。

二人見過旨意。面面相覩。更不得要領。撫臺道恭譯。陪送兩字意義。決不會有甚意外。二位可不必多疑。田文鏡道。我一個小百姓。聖上怎麼會知道起我名字來。陳景希道。事到如今。要不去是斷然不能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不如拚性命一走。聖上指名召我們兩個人。不遭大禍。定受奇福。也許交運。脫運。富貴逼人來呢。田文鏡向撫臺道長行出發。途中不止一日。行李衣服都沒有整理。可否求恩暫放回家。端正一切。准明日就來。決不誤事。撫臺應允了。不過派兩名差弁跟隨他們回家。說是伺候。其實是監視呢。田文鏡。陳景。

希告辭出外。兩個差弁緊緊跟隨。兩人各自回家。端正行李。果然次日一早都到了撫轅撫臺委下。陪送人員却是一文一武。文的是個候補縣丞。武的却是个撫標千總。即日動身。由水程出發。在路無事可記。這日到了北京。就到宮門報到。這晚大內傳出上諭。

特旨徵召人員。田文鏡。陳景希。均賞給七品頂戴。着交禮部學習禮儀。准明日辰刻該部帶領引見。欽此。

田陳二人見了上諭。互語道：我們這遭際不知從那裏來的。沒緣沒故。會得特旨徵召。從現在看來。賞給了頂戴。交部帶領引見。總不會有禍患的了。於是欣然到部。部裏堂官不敢怠慢。連夜指道儀注學習跪拜。但等此日清辰。卽當入朝陞見。欲知下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兩布衣應召進京 四皇子議開地道

話說此日田文鏡陳景希都絕早起身按品裝扮這七品頂戴榮華無比較之一二品頭銜尤爲納罕金頂紅纓朝珠補服京城中除了翰林是不很多見的因此異常清貴當下禮部堂官引了田陳兩人入朝陛見按照儀注朝見已畢皇帝問了幾句話田陳兩人俯伏回答皇帝忽地降旨叫陳景希抬起頭來陳景希奏道天威咫尺微臣冒然不敢放肆皇帝笑道朕知道你精於風鑑要你替朕相一相呢陳景希碰頭道如此微臣斗胆遵旨瞻仰聖容了說着抬頭起視大驚失色唬得魂不附體連連碰頭道微臣罪該萬死皇上天恩赦其冒昧雍正帝笑道你的相法真不錯有什麼罪朕問你你相你自己不是該有三品職銜麼陳景希道依照相法該當如此惜微臣福薄空負此好皮囊雍正帝道朕當成全你又命田文鏡抬頭田文鏡抬起頭一瞧也唬得面如土色看官你道這雍正帝是誰原來就是京販子張樂天田文

鏡。跟。他。早。夕。相。聚。不。曾。料。到。他。就。是。富。今。天。子。自。然。要。大。驚。失。色。了。你。道。雍。  
正。貴。爲。皇。子。位。列。親。藩。爲。甚。不。安。富。尊。榮。倒。混。迹。商。販。起。來。這。裏。頭。却。有。大。  
大。一。個。緣。故。原。來。康。熙。皇。帝。共。有。三。五。個。兒。子。長。的。名。叫。允。禕。第。二。是。允。  
禕。第。三。是。允。祉。第。四。是。胤。禎。第。五。是。允。祺。第。六。是。允。祚。第。七。是。允。祐。第。八。是。  
允。禩。第。九。是。允。禱。第。十。是。允。祓。第。十一。是。允。祓。第。十二。是。允。禴。第。十三。是。允。  
禴。第。十四。是。允。禡。第。十五。是。允。禔。第。十六。是。允。祿。第。十七。是。允。禮。第。十八。是。  
允。祿。第。十九。是。允。禩。第。二十。是。允。禩。第。二十一。是。允。禩。第。二十二。是。允。祜。第。  
二十三。是。允。禩。第二十四。是。允。禩。第二十五。是。承。瑞。第二十六。是。承。祐。第二。  
二十七。是。承。慶。第二十八。叫。賽。音。察。渾。第二十九。叫。長。華。第三十。叫。長。生。第三。  
十一。叫。萬。黼。第三十二。叫。允。禩。第三十三。叫。允。禩。第三十四。叫。允。禩。第三十。  
五。叫。允。禩。內。中。惟。允。禩。康。熙。十。四。年。冊。立。爲。皇。太。子。四。十七。年。九。月。爲。他。種。

種不肖下旨廢黜幽禁在咸安宮。明年重又立爲皇太子。到五十一年九月重又廢黜。當皇太子再立再廢的當兒各皇子無不勾心角鬥。暗謀繼儲。內中爭競最烈的就要算皇四子胤禎。皇八子允禩。皇十四子允禩。這四個人聰明材幹工力悉敵。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論到天姿英毅。秉性深沉。就該皇四子第一。這皇四子就是雍正帝。按照史家慣例未登大寶之前。祇能稱他做皇四子。皇四子瞧見允禩。允禩。允禪。都各禮賢下士。結交朝臣。替自己延譽。他却一眼看破。知道文人極少。實力緩急。不很可恃。遂別出心裁。喬扮做販子模樣。闖走江湖。周遊各省。無非是物色英雄。延攬豪傑。在山東道上認識了個年羹堯。侍衛班中交結了個鄂爾泰。大大的得益。更從豪商大賈中認識一個李衛。皇四子見自己搜羅的人才都很可靠。於是埋名隱姓。混跡風塵。更來得高興。不意在杭州地方被陳景希巨眼識英。

雄一句話就道破。皇四子當時也猛喫一驚，因恐被人看破，故意做出安閒的樣子，回到隆大號中，回想前因，不禁隱然自負，忖道：「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胡思亂想，妄冀非分，那裏知道帝王自有真我，自有我的福氣，相貌生就，爾等何能爭奪？」從杭州回京，就飛召心腹豪傑，限日到府商議大事。原來皇四子的府第在北京安定門內，稱爲雍親王府。因皇四子已封了雍親王也，這座雍親王府宏敞寬廣，爲各阿哥府第之最，共有六所正殿，八九所配殿。殿高十丈，廣及數畝。寢殿之後，又建有花園，園中假山池塘亭臺樓閣，無不咸備。府內東南隅建有一所很大的院子，住的都是五湖四海英雄，五嶽三山豪傑。走脊飛檐之輩，談兵說劍之流。你道王府中怎麼會容留匪類？原來皇四子蓄意舉行大事，都是平日紓尊降貴，招致來的。內中最利害的，就是血滴子隊。這血滴子是一種新鮮兵器，外看是個皮囊，內中藏有利刃，有

個機關可以啓閉行使起來。只消走到人家背後，輕輕一罩，機關動時，那顆腦袋早可摘取在囊中了。發明這血滴子的是個很巧的巧人，姓雲，名叫雲中燕。皇四子就派這一班血滴子內探宮廷，外探各省，千里一室，瞬息皆知。所以各皇子中要算皇四子最爲機警，各王府第要算雍王府最爲機密。這日，皇四子從杭州回來，立刻發出暗號，飛召心腹英雄商議，要事衆英雄，接到暗號，不敢怠慢，都各尅期趕到。皇四子就在那所大院落裏，開一個祕密會議。皇四子道：「我新從杭州回來，想起從前兩樁事情，很有感觸。一件是翰林院編修何義門，這何義門不但是一個讀書種子，也可算得當今的人望，怎麼說他交結八阿哥，並將女孩子送給八阿哥做養女？後來奉旨嚴查檢勦，他的書籍究竟何嘗有狂謬文字？這是一件。還有一樁，是翰林院檢討朱天保的奏請，復立允礹爲皇太子。內中有皇太子聖而益聖，賢而益賢兩語，也

無非誤聽伊父朱都納狂言信爲真確究竟何嘗有研究的價值似此種事  
情我也記不勝記我的心腹人員却都當做天大要事巴巴的報與我我之  
所以不斥他們就恐他們因此怠於報告有誤要公從現在看來都因宮中  
府中相離太遠消息不能靈通致有多種誤會要免除這許多誤會非設法  
交通不可你們大家想想可有甚好法子可以交通宮府衆人面面相覲不  
發一語皇四子再三詢問血滴子首領雲中燕附耳低言說了好一會子話  
只見皇四子不住的點頭候他說完隨道你先去勘了地勢打一個樣來我  
們大家商議商議再定罷雲中燕應諾大家散去雲中燕也要走皇四子道我  
雲中燕別走我還有話呢雲中燕就此留下問王爺有何吩咐皇四子道我  
問你開築地道的法子你怎麼想出來的雲中燕道也不過隨便想想王爺  
瞧此計如何皇四子道乾清宮原有一條地道通向別處的你不曾道麼知

雲中燕道不曾知道皇四子道你這計畫很好我已想過新地道從咱們花園中開掘只消稍稍偏西就好與舊地道接通這麼辦理省去不少工程呢雲中燕道舊地道開至那裏倒要王爺指示呢皇四子道這可難了大內的地道何能常常走動我不過小時光走過一回約略還能記憶要我明白指示如何能夠雲中燕道只要能夠約略記憶就好辦了有地道的地方地是空的所以下面有地道上面用棒擊起來就有疼疼之聲如在樓上一般王爺既然約略記得指示了方向我自會尋訪皇四子大喜當下取出皇宮地圖指給雲中燕道這裏就是乾清宮記得由此往南有一條地道經過的地方彷彿是上書房文華殿從這裏到那裏那一端已在西華門外面你去勘一勘明白了再定辦法雲中燕允諾自去祕密查訪謹慎辦理查了兩日舊地道的路線已被他查得報知皇四子皇四子道從花園中開築偏西斜

出最爲直捷經過的地方。八阿哥家九阿哥家十四阿哥家都是很要緊。在咱們決計這麼做罷。雲中燕道王爺既然定了計畫，我就打起圖樣來說着。舒紙伸筆，颶颶地繪畫。雲中燕真有能耐，霎時之間地道圖畫早已繪就。皇四子瞧過大喜，連聲誇讚。雲中燕愈益起勁。皇四子道：「圖已經打就，如今要商議開工的法子了。」雲中燕道：「這件事只消交給我去辦。」皇四子道：「你如何辦理？」雲中燕道：「王爺城外有不少的莊子，傳諭莊頭派一百名精壯莊丁來做活。我只說查得花園中有前朝窖銀，掘得了分一半賞與做活的。那麼他們做活自會踴躍等到掘到舊地道時光就停止。功作我就督同血滴子隊親自開掘，這麼祕密進行，誰又猜得到咱們開掘地道呢？」皇四子道：「難爲你想的周密。我就交給你辦罷。從此之後，雲中燕逐日督工監視，工作無非是鋤鏟並下邪許之聲。晝夜不絕了。無新奇事跡可紀。」皇四子起初也還高。

興親來察看三五日後也就暇怠了。皇四子是活動慣了的依舊喬裝改扮混迹風塵刺探時事。一日在楊村一家酒店中遇見一個算命先生。那先生正在那裏指手畫腳大言炎炎賣弄他的本領。兩個同坐的人一個五十左右年紀一個不過二十來歲。五十來歲的那個道不信竟這麼的准。那先生道如果時辰准得自然極有憑據。那五行生尅變化無窮在一知半解的人不過知道生我是父母如水生木木生火我生是子女如火生土土生金尅我爲官譬如我是個金火能尅金見了火我就怕火就是金的官我尅爲妻金能尅木木見了我就怕木就是我的妻比肩是弟兄其實內中還有種種變化。卽如明太祖沈萬山搖鐸老人三個人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三個。人的際遇却大大不同。一個貴爲天子。一個富堪敵國。一個乞丐終身其故就爲同是鷄鳴丑時明太祖出世的當兒鷄聲初唱其頭向上得天氣之清。

所以做了皇帝。沈萬山出世鷄聲中唱其首已平得人氣之和所以做了國富搖鐸老人出世鷄聲終唱其頭已下得地氣之濁所以做了乞丐同是一個丑時同是一聲鷄唱先後高低之間就有富貴貧賤之分了。皇四子聽到這裏不禁失聲狂笑隔桌上三人聽得笑聲齊都驚起那算命先生竟就站起身來請問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雍親王無意遇張愷 血滴子有心債王氏

話說那算命先生見皇四子失聲狂笑立刻站起身來問道客官聞言大笑敢是我的話說錯了麼皇四子道錯不錯我不知道我想天下的雞千千萬萬照這麼講不妨養他幾百頭閒着無事我倒要瞧着玩鷄啼起來幾百鷄的頭兒齊齊向上齊齊向下比別的玩意兒都有趣味那老者道那如何能夠啼唱有先後低昂有參差皇四子不待說完笑問道鷄兒的啼唱既有先

後參差請教。依那一頭雞爲准。那算命先生道。原來客官不曾瞧過星學書。書上載。明天下之雞。第一是金雞。第二是壽雞。第三纔是尋常之雞。天色將明。金雞先啼。壽雞繼着啼。尋常之雞最後啼。這雞鳴丑時。自然依金雞的鳴。客官說的萬万千。自然是尋常之雞不能作爲憑。準皇四子無言回答。隨問你貴姓台甫呀。那算命的道。我叫張愷。皇四子聽到張愷兩個字。不覺一楞。暗忖這個名字好耳熟。不知那一個阿哥府裏有一個星士。張愷只是記不起。了。隨道照先生這麼高明。倘然肯到京城。定遭公卿倒屣隱處鄉村。可惜了。張愷笑道。不瞞客官說。在下久遊京師。別說公卿。倒屣隱處鄉村。王爺貝勒認識的也不少。記得那年初到北京。納蘭相國。明珠。正威。權赫奕。極盛的時候。彼時相府大總管沈七與我有一面之緣。我就跑去拜他那裏。知道他老人家貴人多事。忘竟不認識我了。我就說三年前在河間地方替。

大總管算過一命算准一年之內可得貴人扶助定然青雲得志大總管當時不很信現在如何沈七纔如夢方醒很殷勤的接待我並言日來大忙一個身子簡直分撥不開府中大小百事不容說自然是我的責任推卸不去此外如京外的督撫京內的尙侍爲着公事很該與相國接洽的偏都丟掉了正主兒都來麻煩我鬧的我頭都渾了身都乏了所以記性兒大減連你先生都記不起了我跟他應酬了幾句就託他找尋房子開設星命館在西河沿看了一所屋安了硯蒙他譽揚生意倒很不壞一日沈大總管又叫我批一個流年我說他本年交運脫運最要小心三月五月十一月因龍德坐命不宜出行防有意外大總管笑道我現在雖然當一名奴才靠主子的福在京六部九卿在外督撫司道誰不另眼看待格外優禮主子無論什麼事都要問及我試問主子如此重用如何再有意外在家也還罷了或是碰着

主子不高興訓斥幾句也說不定。至於出了門無論百里之內千里之外誰敢呵我一個大氣兒那是斷斷不會有意外的。我說我是依命論斷總管總不要在這幾個月裏出門就是大總管笑道我們當奴才的身子何能自主。主子差到東就東差到西就西到這一年三月大總管果然奉差出京所到之處督撫派員迎接州員備辦公館宛如接待欽差一般榮耀異常不意路過蘇州就遭着大大的意外。皇四子聽到這裏暗忖明珠專權罔上是我親眼目睹的不料他的家奴狐假虎威也這麼的勢慄遂問過蘇州便怎麼樣。張愷道江南巡撫是睢州湯斌這湯斌是官場中第一個硬漢子什麼都不怕的他做潼關道時光恰辦着兵差彼時總兵官陳大人帶兵出關征討滇蜀行文潼關道叫速備車子五千輛。尅日備齊不得有誤。這兵差最是難辦全憑着將帥一句話不得駁回。你偷跟着他辨駁他就可把一個遺誤戎機的。

罪名輕輕卸在你身上就要吃不了所以你要跟他商議只有講定數目厚送程儀除此別無辦法陳大人明知潼關車子搜刮不到五千輛故意出一個難題要弄他大大一注錢那裏知道這個湯斌人極利害已經打聽着車子只消二千已夠用他就暗暗備齊車子二千等候大兵到時親自坐在關上監視兵弁升車滿了十輛就揮令出關行到四鼓兵弁都已走盡只剩得總兵官一個人沒法奈何也只得跨馬出關那是自當兵差以來從未有過的創舉現在大總管偏又撞在他手裏大總管路過蘇州知道他是個傻子不去拜會兩司道府都來拜候大家在公館中暢敘藩臺道本省文武祇缺撫臺一位了大總管笑道此種書狀子誰有暇跟他一般見識道言未了忽然轅巡捕官持片進來口稱奉撫院命請沈大人到衙敘敘衆人都道湯公到蘇以來從未請過客今日特地設席接風這個面子可真不小沈總管也

萬分高興向巡捕官道煩你上覆湯撫臺既承寵召我立刻就到巡捕官去後大總管道我知道湯孔伯是個誠實君子拘謹的很預備請我總衣冠齊楚必恭的候在那裏倒要早走一步免得他候的不耐煩說畢分付提轎桌臺笑道偏是湯中丞小器既然給沈大人接風陪客也不邀幾個難道我們司道大員還不配做陪客麼家丁回轎已備好大總管向衆人打恭道兄弟放肆暫時失陪徐步登輿帶了一二十名家人欣然而去不意行抵轅門投進帖子半晌不見主人出迎正在奇怪忽見中門大開一個旗牌官大踏步闖出傳呼道大人有諭傳明中堂家丁沈七進見大總管大驚失色這一來真是出於意料之外要不見帖子已經投進沒法奈何只得脫去頂帽向家丁要了身衣服穿了跟隨旗牌入見只見湯斌頂戴公服端然高坐大總管只得唱名叩頭見禮湯斌道爾主人在京安好否我與爾主同朝聞得汝南

來傳汝到衙也沒甚事不過問問爾主的起居并犒汝一頓酒飯罷了你回京時替我問爾主人的好語畢即命門丁陪沈管家外面酒飯去大總管受了這一場意外之辱纔信我的批命有准皇四子道湯斌真是可兒爽快的很後來怎麼樣張愷道大總管回京哭訴了相國這湯斌究竟被相國算計掉了相國聽得我批命准也叫我進府批命我批算明相國不很好勸他急流勇退相國不肯聽究竟壞了事從此之後我在京師就忙得不得分身現在貝勒十四爺招我進府談星命皇四子聽到這一句不禁全神貫注問道十四貝勒的命你總推算過可怎麼樣張愷道推算過十四爺的命真不壞就不過弟兄缺少幫助并且在辛金這一步運上金氣太旺木本受戕很爲危險過得過這一步那就後福無窮了皇四子道你既然在貝勒府爲甚到這裏楊郵來呢張愷道此來是奉貝勒爺命請一個人皇四子問請什麼人

張愷道尊駕何人這麼的尋根究底。皇四子道我也姓張不過白問問沒什麼關係。張先生你請的人諒還沒有請着。張愷驚問張客官怎麼會知道。皇四子道這是很明白的。如果已經請到斷然不會逗留在此。我還問你十四貝勒命中有没有皇太子的福分。張愷道只要這步辛金運能夠平安過去那就說不定呢。皇四子道十四貝勒如果做了皇太子將來你的福澤也就不淺了。張愷笑道那也只好再瞧。皇四子談了幾句話就起身給了帳退出酒店回到下處立派血滴子暗暗跟隨。張愷偵查他所請的人究竟是文是武。是女是男。自己也就起身回京。回到雍王府行裝未卸。忽忽就趕到花園察看地道工程。只見雲中燕正在督飭工人把掘出的泥土堆疊成一座土山。倒也有峯有谷。上下築成一條石路盤旋灣曲。形勢很是可觀。點頭道難爲他想的周到布置得精巧異常。可兒雲中燕一眼瞧見皇四

子忙過來相見。皇四子問工程如何。雲中燕道：「大致再兩天就可停止工作。我們自己人趕起來三天可以接通舊道，砌牆鋪底，托頂一個月可以竣工。」  
皇四子道：「磚石各料可曾齊備？」雲中燕道：「已備齊了。」皇四子聽了，不語。纔回到藩宮去，隔了兩日，小工果然停止了。這夜，雲中燕督同血滴子隊員鋤鏟，並施動手工作。府中家將幫助挑運。皇四子也往來監察，沒有安睡。忽一血滴子隊員飛行入府報告：「機密！」皇四子走出瞧時，正是在楊村派往偵察的張愷。那人回道：「這張愷請的人是個道姑，已有五十多年紀，很有妖術。」  
皇四子道：「叫甚名字？」那血滴子道：「探得該道姑母姓王，沒有名字，人家都稱他做王姑。」  
皇四子道：「王氏？」  
王姑出身是湖南辰州。皇四子道：「辰州麼不錯。我久聞辰州人很會妖術，書符念咒頗有靈驗。到底怎麼樣？」  
血滴子道：「這個王姑擅長的就是符咒真利。」

害。不過。他。會。醫。治。各。種。疾。病。不。用。針。灸。不。用。丸。散。并。不。必。按。脈。開。方。只。消。你。說。出。病。源。他。書。一。紙。小。小。硃。符。貼。在。牆。壁。上。一。念。咒。頓。刻。其。病。若。失。毫。無。痛。苦。這。個。病。早。移。給。牆。壁。代。生。了。無。論。是。瘡。瘍。是。瘻。痢。都。可。治。愈。他。再。有。一。種。本。領。可。以。施。術。殺。人。要。殺。某。人。只。消。把。某。人。的。籍。貫。住。所。年。造。八。字。探。聽。明。白。他。就。可。以。施。術。易。去。你。的。脚。脚。一。易。掉。七。日。中。准。要。廢。命。皇。四。子。聞。言。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千里行屍辰州奇術 斗室布陣刺客遭擒

話說皇四子聽到易脚的事，喫了一驚，暗忖：「使此說果確，此術果靈，我的性命不很危險。」遂問易脚的妖術如何施法。你可知道血滴子道王姑姑有做成功的木腿，每隻通祇四五寸長，藏在袋中。施法時取出木腿，寫上那人的姓名，年造籍貫，住址，念動咒語，那人睡在床上，其腿自會飛掉，易上木腿。次

日醒來也能夠行走自如。不過稍形不便罷了。一週時間不覺得什麼這都是咒語的效力過了一週時其咒漸漸失效。其腿漸漸縮短一刻短似一刻一天短似一天到了七日期滿只縮成四五寸便就痛絕而亡。皇四子道可有甚解救的法子。血滴子道解救只在第二日腿兒沒有縮短時苦苦求他可以想法子偷過了期。腿兒已經縮短就求他也沒中用了就是腿兒沒有縮短不求他而求別人也沒有中用。皇四子道怪道有腿兒易去沒有知道的俗語原來恁地利害。血滴子道王姑姑還有一個千里走屍的法術我此回出探親眼瞧見的其法同伴之人在外得病身死可以使屍身自走回家免得棺殮盤柩許多手脚我此番跟着張愷往找到第二日忽見一個道姑手提小鑼一面鳴鑼而來道姑身後跟着一個人腦袋上兜一白巾臉子是瞧不出那人跟着道姑筆直的走路宛如一個僵屍很是怕人只見張愷迎

着。道。王。姑。姑。回。來。了。我。候。了。你。已。有。好。多。日。王。姑。姑。只。把。頭。點。了。兩。點。並。不。  
回。答。敲。着。鑼。徑。投。一。家。子。屋。裏。放。下。了。鑼。焚。燒。甲。馬。念。動。咒。語。身。後。跟。隨。的。  
那。個。兜。白。巾。的。僵。人。忽。然。仆。倒。那。道。姑。纔。與。衆。人。講。話。張。愷。上。來。招。呼。口。稱。  
王。姑。姑。我。纔。知。道。這。道。姑。就。是。王。姑。姑。只。見。王。姑。姑。道。我。因。携。帶。了。這。累。贅。  
東。西。不。便。和。人。家。講。話。有。失。招。呼。對。不。起。對。不。起。張。愷。指。着。仆。倒。的。僵。人。問。  
道。這。是。誰。王。姑。姑。還。未。回。答。早。見。那。家。子。人。哭。着。出。來。叩。謝。並。詢。問。情。形。王。  
姑。姑。道。同。到。山。東。滕。縣。就。得。着。急。病。死。了。我。發。了。急。只。得。用。這。千。里。行。屍。法。  
弄。他。回。來。滕。縣。到。此。路。很。不。少。日。子。也。久。了。你。們。趕。快。辦。棺。衾。殯。殮。路上。  
是。我。作。了。法。屍。身。所。以。不。爛。現。在。法。已。解。了。再。緩。遲。不。得。那。家。子。人。聽。了。無。  
不。唯。唯。聽。命。張。愷。問。他。屍。身。如。何。會。行。走。王。姑。姑。道。這。是。有。法。的。只。消。向。屍。  
身。念。了。咒。焚。燒。甲。馬。屍。身。自。會。跟。着。我。走。到。了。下。處。叫。屍。身。對。了。牆。壁。念。動。

咒語自會直立不動。次日動身再焚甲馬，再念咒語，屍身依舊跟隨行走。每日下宿都是如此。我儘睡我的覺，屍身自會向壁直立。張愷聽了連聲誇讚，因言：「十四爺十分仰慕，特派我來啓請王姑姑。」問明情形，很是歡喜。當下就跟着那張愷進京。我在後面跟隨不舍，跟進京城。眼見他進了貝勒府，纔回來。皇四子道：「允禩這孩子招集妖人，是何居心？」這辰州符妖法，是向干例禁的。隨叫請雲中燕來此商議。一時請到皇四子，就把王道姑的事說了一遍。問他有何意見，雲中燕道：「據我意思，不用商議，得只消派一名血滴子。黑夜飛行闖進十四貝勒府，一動手取了這道姑的腦袋來，就沒事了。」皇四子道：「爽快！」就命探事的那個血滴子趕往十四貝勒府，飛取王道姑首級。那人答應一聲，縱身上屋，霎時不見了蹤跡。這時光花園中地道工程日夜趕作，開掘的儘管開掘，砌磚的儘管砌磚，一面掘一面砌，迅速非凡。不過三

日工夫早已鑿通了舊道那舊地道一頭通到大內乾清宮一頭却通到御苑暢春園從此地下行走交通十分便利大家忙着辦理地道連派往十四貝勒府的血滴子不來覆命都忘掉了這日雲中燕忽地想起問皇四子血滴子有無回音皇四子道哎喲我倒忘掉了差去已有三天無論辦成辦不成總該有個回覆杳無音信定然生有變端雲中燕道我也這麼想呢沒有回音大概是凶多吉少我想在王爺跟前討一個差今晚黃昏後我親自飛入十四貝勒府探一個究竟皇四子道你去是最好的這夜晚飯之後雲中燕穿上夜行衣靠但見他青布包頭青布實行小袖短襖面前二十四常密門鉗扣青布甩褶大褲緊繫着兩腳藍布襪青布跳鞋腰裏緊繫一條青綢汗巾帶上百寶囊并那殺人不聞聲的血滴子利器渾身上下一黑如墨玲俐輕捷飛走無聲說一聲我去也喇早不見了影兒看官你道派往行刺的

那個血滴子爲甚。音信杳然。原來皇十四子允禩。搜羅的能人也。不少留在府中。都十分優禮。內中精於星命的。要推張愷爲首領。精於卜課的。要算淨一道人。爲班頭。其餘望氣占候的人。更是不計其數。這日張愷請到王道姑。皇十四子見了面。問了幾句話。大喜過望。向衆人道。我又添着一個幫手了。忽見淨一道人過來。道回爺話。今晚府中防有刺客。到允禩驚問。如何知道。淨一道人道。貧道適纔袖占一課。知道必有挾金革的異客。到來時光。總在戌未亥初。方向總在西南角上。允禩道。妨礙。不妨礙。淨一道人道。依課斷來。是不妨礙的。允禩聽說。不妨礙。纔放了心。淨一與允禩問答的當兒。王道姑早躊躇滿志。心想我今兒新來乍到。偷不顯點子。本領立一個大功。王府中人。未必把我重視。遂道。刺客到來。既然占出時光。占出方向。待我來作點子。小法把他生擒活捉。捉住了博王爺。一笑。允禩道。王姑姑有本領擒獲刺客。

那是好極了。問需用點子什麼東西。王道姑道。清水一孟。硃墨筆硯各一副。黃紙香燭全備。此外再要麻繩兩條。家將兩名。是專備綑縛刺客的旁的。都用了。允禪聽了半疑不信。開言道。飛檐走脊的刺客就這麼輕輕易易怕。縛不成罷。一面叫家人預備各種應用物件。到了夜飯之後。王道姑點上香。燭。揜訣念咒。書了好幾道符。門戶窗口都貼了。然後焚燒甲馬。遍灑法水。叫兩個執繩的家將。只在東北門外等候。不准攏入室內。西南這一所院落恰。好是王姑姑住屋。正是布下天羅地網。預備捉虎擒龍。眨眼。早到了戌未亥初。醜樓更鼓打報。一更忽聞屋頂漸漸一聲。一道黑煙跳下。一個人來。渾身夜行衣。靠腰間插着個血滴子。向窗口直躡進來。活似一隻猴子。跳進了屋。旋了幾個轉身。又跳了出去。一會子又跳進來。話休絮煩。這個血滴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跳進跳出一刻都沒有停留。竟然跳了一整夜。到頭通雞。

啼。那人力也乏了身子也疲了竟在屋內牆下邊睡了。王道姑一見哈哈大笑。隨喚兩個家將進來把那血滴子綑縛起來兩家將答應一聲立刻把那血滴子綑住等候皇十四子起身王道姑就進報昨夜擒獲刺客一名請王爺的示如何辦理這時光府中賓客都聚在一間裏聽得王道姑手擒刺客都吃了一驚皇十四子笑向衆人道如何衆位可信了我說他不是說大話打誑語的人現在果然王道姑聽了臉上頓時覺着生出無數金光來體面異常隨問獲住的那刺客可要解來王爺親自詢問皇十四子道我倒要瞧瞧這刺客怎樣一個人王道姑道如此我去提他來說着退了出去霎時兩家將押進一個渾身黑衣的漢子來王道姑手執一個小皮囊回明是從刺客身上取下來的不識是何器具有何用處皇十四子見那刺客昂然直立是個梢長大漢子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幾歲了那裏人氏那人道我的姓

名不必說出也不必叫你知道年紀是二十五歲籍貫是山東泰安縣皇十四子道你夤夜來此做什麼那人道知道你家裏留着一個妖人王姑姑滿擬取他首級爲世界上除掉一害不意本領不濟反被你們擒住這也是我命合當休怪不着你們皇十四子問你攜帶的那皮囊有何用處叫什麼名兒那人道可笑你貴爲貝勒不曾見過世面連這個東西都不認識此物就是天下聞名的新器血滴子皇十四子驚道你就是血滴子麼那人道不錯我就是血滴子皇十四子道那麼你的來路我早知道我要問你你們共有幾多人那人道似我這麼沒用的總有三五百個來無蹤去無跡要如何便如何的英雄約摸有四五十位皇十四子道我問你你既然能夠走脊飛檻高來高去又怎會被我擒獲呢那人道我自己也不會知道進了這裏的門聽得裏面有人似乎在講話仔細聽時偏又聽不清楚只見面前有短牆

攔住去路牆兒很短可以一跳而過不意跳過一牆又是一牆跳去跳來再也跳不盡後來力也盡了身子也乏了只得在牆腳邊躺下休息不知怎麼就被你們捉住閉眼瞧時牆兒也沒有了身子會在屋內我也不懂呢皇十四子道這是什麼道理說着眼望着王道姑王道姑道這就是奇門八陣書了符念了咒別說他一人再多幾個也都要被擒皇十四子道山東人誰指使你來的說了出來我就釋放你回去那人道是我自己要來指使的就是我更沒有別個皇十四子道這廝如此頑強來給我喚管事的快把這廝送交順天府去說我的話叫府尹嚴行究辦家人應着正欲出去傳話忽有一人上來道不可不可萬萬不可交與府尹辦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血滴子被困貝勒府 十四皇出任大將軍

說話皇十四子正欲把山東人送到順天府衙門去忽有一人上來阻止道

不可不可。皇十四子瞧時發話的不是別個正是那會使法術的王道姑忙問如何。王道姑道養蓄死士果然是違條犯法但是咱們這裏行使法術究竟何曾算得着安分守已鬧到官衙去少不得要專摺上奏上頭得着風聲彼此不免都有不利。皇十四子聞言有理隨命把這廝吊到馬房裏去剝去衣服賞他八百皮鞭子派家將四名輪流鞭打派大管事前往監打衆家將答應一聲簇擁着血滴子風一般自向馬房去了。這裏皇十四子命人拆卸那皮囊要瞧瞧血滴子的構造弄半了天纔撥動機關開了個暢只見皮囊裏剪刀似的四柄倭刀交叉互扣左旋機開右旋機閉鋒利無比迅疾無比真是從古到今第一件利害的軍器。只見皮囊外面漆着一個墨字衆人都不解。皇十四子道這定是記號用千字文編排的墨悲絲染從天地元黃算起血滴子真不少呢拆了開來這四柄倭刀倒很名貴一時之間早已拆開。

就。叫。把。倭。刀。分。賞。與。隨。身。護。衛。四。個。護。衛。得。着。了。倭。刀。歡。喜。異。常。都。上。來。叩。  
頭。謝。賞。忽。大。管。事。稟。稱。小。的。眼。見。家。將。四。名。動。手。把。山。東。人。在。馬。房。中。高。  
吊。起。上。身。衣。服。盡。都。剝。去。用。皮。鞭。輪。流。鞭。責。一。記。一。記。的。報。數。委。實。實。事。求。  
是。不。敢。偷。懶。皇。十。四。子。道。所。報。都。是。實。話。麼。大。管。事。道。都。是。實。話。小。的。不。敢。  
撒。謊。皇。十。四。子。又。派。一。個。護。衛。奔。往。馬。房。驗。看。一。時。回。報。該。山。東。人。會。使。蟾。  
蜍。功。皮。鞭。着。處。不。很。受。傷。皇。十。四。子。叫。把。這。廝。加。繩。綑。縛。派。人。看。守。仔。細。被。  
他。跑。掉。一。面。又。請。王。道。姑。書。符。念。咒。暗。排。八。陣。防。備。再。有。刺。客。王。道。姑。自。然。  
如。法。泡。製。在。貝。勒。寢。宮。及。自。己。住。屋。兩。處。都。滿。貼。下。碌。符。布。置。妥。貼。皇。十。  
四。子。這。日。聚。集。心。腹。商。議。道。現。在。皇。上。春。秋。已。高。儲。貳。未。立。自。從。皇。太。子。再。立。  
再。廢。而。後。謀。這。個。位。子。的。人。很。是。不。少。內。中。要。算。這。一。個。最。是。利。害。心。思。最。  
毒。手。段。最。辣。說。着。伸。四。個。指。頭。兒。一。揚。大。家。都。各。會。意。知。道。是。指。雍。親。王。胤。

禎皇十四子道這一個家中私養着好多走脊飛檐的刺客製造出此種血滴子新奇兵器諸位想罷他安着什麼心思呢如果祇爲戕殺手足雖然不仁不義也可諉諸天命聽他罷了我怕的是他懷着不軌之心萬一無父無君起來可就怎麼樣衆人聽了面面相覶一聲兒不言語皇十四子道君父有難做臣子的如何可以坐視不救知而不救罪更加重我現在爲了君父可就顧不得許多從來說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我就要實做討賊的事情衆位誰肯幫我一把皇十四子說罷雙舉鳳目向衆人打了個圈兒淨一道人越衆而出開言道咱們這裏都是文人手無抓雞之力如何好與血滴子放對那邊都是能人勇士勢不能敵可怎麼樣皇十四子道我們這裏王姑姑有的是奇術那一個的生辰年造我是知道的請王姑姑念一會子咒給他換上一條腿過上幾天就沒事了豈不便當王道姑還未答應衆人早齊聲

說此計大妙。弄得王道姑不能不答應。這夜王道姑就在十四貝勒花園中搭了一座法臺。燈火通明。王道姑登臺誦咒。執筆書符。案上繫了一個草人。上貼黃紙一條寫着胤禎名字。并生辰年月。草人之前供有一條小小木腿。爐內焚起好香。王道姑伏臺誦咒。焚燒甲馬。派遣五鬼扛了木腿趕往雍王府。易胤禎的腿。不意誦咒叩頭忙了一整夜。依然沒有換得。王道姑見術不驗。十分慚愧。於是行使法術。拘集五鬼拷問他爲甚這麼辦事不力。五鬼回稱。雍王府前門後戶都有門神把守。勇猛威嚴。何等利害。不敢冒險闖進王道姑怒道。前後門有門神把守。你們不是好從陽溝鑽行的麼。這點子鬼計都想不出如何好在此當差一陣啾啾唧唧鬼頭風過處。大概是奉令去了。不意第二夜依舊是空手回來。拷問他緣故。回稱雍王爺滿身紅光。宛如一座火焰山。離身五尺。熱已灼手。再近點子。定然被他燒死。如何能夠調換他。

的腿。王道姑沒法只得直言回覆。謹謝不敏。皇十四子道：「別是你那些鬼躲懶不肯去當差。」王道姑道：「那是斷然不會的。現在當差之鬼，即是前日受創之人。他們是例應討替的，討着了替身，就好騰出一個來做自由自在鬼。誰不願意，所以躲懶兩個字我敢保其必無。」皇十四子見換腿之術不驗，也很掃興。不意這夜三更花園中忽然譁鬧起來，派人查問，一時回稱馬號中殺了人，吊着的血滴子不知去向。看守的人殺死在地，淌了一地的血。皇十四子大驚失色，忙命各處門戶小心看守，失去的人不必找尋。自此之後，爲着防備刺客，天天叫王道姑作法念咒，真是賊出關門比衆謹慎，且住。這吊在馬房裏的血滴子那裏去了？看守的四個家將被誰殺死？究竟總要敘明。纔能明白。原來雲中燕奉令飛行，躍入皇十四子花園，恰見一個小子手捧食盒，從廊裏往東而行，就躡足潛蹤，悄沒聲的跟去，跟到迴廊盡處，見他轉。

灣往北雲中燕也就轉灣抄過兩所院子便是馬房火光射出裏面有人講話呢雲中燕一個健步騰身而前就柵欄的木柱隱住了身子聽得那小子叫道二爺們半夜饭菜送來了請來取去吃喝就有一人應道恁地早就送半夜饭菜來吃了依舊要餓的那小子道你昨兒嫌晚廚房裏特地提早的大家還未回答雲中燕怪喝一聲飛躍而出衆人都吃一驚只見一個渾身穿黑的漢子飛身上樑一舉手就把吊起的那人解救下來綑縛的繩頃刻斷掉四名看守的家將急搶腰刀在手發一聲喊纔待上前雲中燕飛起右腿騰的一腿早把爲首那一個踢倒在地就那家將手中搶取腰刀看準了喉咽只一截血花飛濺立刻廢了命其餘三個知道不是對手纔要逃走早被那血滴子奔上一手一個抓住了雲中燕走上每人截上了兩刀也斷送了性命送飯的小子同那個殺剩的家將叩頭如搗蒜不住的口稱饒命雲

中燕道怕不能饒你呢。此時血滴子也搶着了一柄刀就照准那家將心窩就戳。雲中燕舉手把送飯的小子也結果了。霎時間馬房中五個人全都廢掉。當下雲中燕同了那血滴子飛回雍王府見過皇四子回明一切皇四子細問被擒情形那血滴子就把入到那府中瞧見無數矮牆的事仔細說了一遍。皇四子道妖術竟然如此利害可怕可怕此時雍府的地道已經竣工。一頭通到暢春園一頭通到乾清宮晚上派遣血滴子往來走探。日中皇四子自己就在地道中偵察宮中府中消息靈通纖微無不盡知動靜立見分曉。偏偏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對人言無二三探得康熙皇這幾個月裏不知在什麼上看對了第十四皇子允禩大大的寵愛頒賜食物頒賜珍物恩遇之隆不但遠在衆阿哥之上並且還在自己之上。一日西陲警報說準部夷兵攻入了西藏藏番告急請天朝立派大兵援救康熙皇召集大臣商議特

旨調派滿漢馬步精兵分路出救。拜出四位將軍命傅爾丹爲振武將軍。富寧安爲靖逆將軍。噶爾弼爲定西將軍。延信爲平逆將軍。又因四位將軍名位相等不相統馭。特鑄九頭獅子大將軍印。命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出鎮西寧。提督各路援藏人馬。滿蒙漢番各軍盡歸節制。皇四子見撫遠大將軍崇職派了允禩。不派自己。密令心腹人探聽康熙皇旨意。此時朝中大臣跟皇四子最要好的祇有鄂爾泰。隆科多兩人。鄂爾泰不過是性情相投。隆科多却是骨肉相關的。因隆科多的胞姊就是皇四子的生身母親孝懿皇后。隆科多襲爵爲承恩公。現官吏部左侍郎。在滿臣中是很可講話的人。皇四子呼他做舅舅。當下皇四子便衣小帽不帶伴儕。坐了一輛車徑投隆公爺府來。到大門下車並不投帖。大踏步徑行入內門上攔住不放。詢問少爺是那府裏的。皇四子道爾且不必查名問姓。只說禎兒有事求見就完。

了。說着徑行入內直至書房坐定家人入內通報隆科多急步出視見是皇四子驚問王爺怎麼微服來此皇四子道舅舅別聲張外甥有要事奉商呢隨把十四阿哥忽被恩命做了撫遠大將軍究竟上頭是什麼意思舅舅得便替我探一探隆科多允諾次日朝畢康熙皇恰爲了件什麼事叫住隆科多跟他講話隆科多得便就道皇十四子在深宮裏頭嬌生慣養慣了的此番恩命叫他出兵在明白的人知道國家神武開基無非要皇十四子練習戎馬不忘祖宗創業艱難在一般尋常人就難免妄測天恩高厚要生出許多不相干的議論來了康熙道你那裏知道朕之諸子除大阿哥允禔因伊母家出身微賤不必論外二阿哥允礪性情乖張屢立屢廢四阿哥胤禛八阿哥允禩十四阿哥允禟朕原想選擇其一立爲皇太子現在八阿哥經伊母訴其不孝決難付託四阿哥人很聰明朕因他太能幹恐不堪帝王局量

允禩這孩子還算誠實派他帶兵無非試試他的胆識此事惟朕宸衷獨斷外邊人如何會知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皇四子偷讀大婚詔 康熙帝臥病暢春園

話說承恩公隆科多聽了康熙皇一番話謹記在心退朝下來不回私第徑投雍王府拜望皇四子接見之下見隆科多穿着朝服就道舅舅偏這們多禮外甥是小輩呢這裏又是私宅我要請舅舅往後再不必穿公服彼此隨便自在些要拘着禮節倒生疎了隆科多說承王爺原諒感恩之至往後自當遵命今兒自從朝中下來呢王爺所委之事已經探聽明白皇四子大喜忙問所探如何隆科多道阿哥且把耳來我告知你皇四子走近了身隆科多附着耳細細說了好一回聽得個皇四子一會兒縐眉一會兒點頭一時聽畢開言道我有一日得償所願總忘不了舅舅大恩隆科多又談

了一回閒話告辭自去。從此之後事多逆境。鄂爾泰又外放了。又少去一條臂膀。皇四子派出血滴子多名刺探撫遠大將軍的在營舉動。一面叫陝西總督年羹堯留心偵察。大將軍倘有不法舉動就叫他飛章參劾自己。便從地道出入偷閱各種重要章奏諭旨。一日在乾清宮偷得一件龍封諭旨。瞧見封固重重。知道萬分嚴重。纔欲拆封。聽得遠遠有人走來。只得藏在懷中。從地道走回家。取出細瞧。見上面標着順治年月日。自語道原來是皇祖爺爺的旨意。拆開一重。又是一重。拆到裏邊。纔見是一道聖旨。只見上寫着。

朕以冲齡踐阼。定鼎燕京。表正萬方。廓情四海。藐躬涼德。曷克臻斯。幸內稟聖母。皇太后訓迪之賢。外仗皇叔攝政王匡扶之力。一心一德。始能奠此丕基。顧念皇太后自皇考賓天之後。攀龍髯而望帝。未免傷心。和熊胆以教兒。雖開笑口。幸以攝政王託股肱之任。寄心腹之司。寵沐慈恩。優承

懿眷功成逐鹿。抒赤胆以推誠。望重揚膺。掬丹心而輔翼。金縢靖亂。立姪公負扆之勳。鐵券酬庸。乏邱嫂輶糲之怨。借此歡臚。萱室用紓別鵠之悲。從教喜溢椒宮。免唱離鸞之曲。於使守經執禮。何如通變行權。旣全夫夫婦婦之倫。益慰長長親親之念。嗚呼。禮經具在不廢。再醡之。又家法相沿。詎有重昏之律。聖人何妨達節。大孝尤貴順親。朕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其大昏儀典。着禮部核議奏聞。候朕施行欽此。

皇四子瞧過暗忖。這是順治年間皇太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故事。在當日攝政王功高望重。皇祖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不意漢人不懂此旨。就此留做笑柄。遺爲口實。想到攝政王不啻父。大有感動本朝的大將軍。差不多就是主兒的變樣。從前多爾袞曾經皇祖世祖章皇帝敕封過。奉命大將軍一切賞罰俱便宜行事。黃繖黃纛。竟與玉子無異。多爾袞因此漸萌不臣之心。

心始稱皇叔。繼稱皇叔父。繼稱皇父。荒謬不經。竟敢逼太后下嫁自己。一應冠服悉同御用。現在允禩乳臭未乾。偏又拜了大將軍論材具。雖然萬萬不能及多爾袞。那驕奢淫逸却已與多爾袞差不多了呢。異日誰能夠制服他。我知道這廝。此刻在西寧早隱然以皇太子自命了。當下把順治的聖旨藏好。滿腹愁思。自己對於皇位的希望已有十分把握。偏偏允禩陡承聖眷。成了對頭勁敵。正在愁悶。家將入報。隆公爺來拜。皇四子道。我舅舅來了。快請罷。隨見隆科多擺擺搖搖的進來。請過了安。彼此坐下。皇四子道。舅舅知道我朝掌故。麼。隆科多道也。不過粗知大略。不知阿哥指的是那一項。皇四子道。自從太祖皇帝開國。不曾建立太子。以太祖之英明。豈有不知儲貳的重要。實因鑒於唐宋元明奪嫡爭位的禍害。毅然內斷欲立掃此弊呢。瞧太祖臨終。當兒一手指定多爾袞向禮親王代善道。多爾袞這孩子。我最疼愛該。

立爲汗。無奈年太幼。你權且攝位了。罷代善。因避嫌疑。不敢居攝。纔讓位與太宗皇帝。太宗慮太福晉烏喇氏爲梗。特發太祖遺囑。告知諸貝勒。太祖說過我死。必以太福晉爲殉。咱們很該遵奉遺命而行。於是大家到太福晉宮。請他遵行遺命。烏喇氏因捨不下多爾袞。多鐸兩個兒子。不肯死。太宗率衆堅請烏喇氏哭道。我十二歲得侍先汗。到今已有二十六年。原不忍分離。各處。但我兩個兒子都還小。我死之後。望你們好好的撫養。別欺負他。就是了。太宗立誓。決不難爲兩弟。烏喇氏就此徇命。後來太宗開疆拓土。威望日隆。多爾袞也不敢再萌異志。直到太祖賓天。而後纔變起態度來。舅舅太宗皇帝。是外甥的皇曾祖。皇曾祖的英雄。皇曾祖的聰明。外甥果然萬萬不及。但終不可沒有繼承的志氣。倘使所謀不遂。外甥也愧對皇曾祖於地下。爺兒兩個正在講話。忽報太監來府宣旨。皇四子大喫一驚。趕忙迎接出去。回頭。

向隆科多道舅舅躲藏着別出來。隆科多知道交結皇子於自己很有不便。自然躲藏着不敢出去好一會子纔見皇四子進來臉上神色不定問他何事。皇四子道我也不知道上頭叫同了太監立刻入宮呢。我此刻是更換衣服舅舅且在這裏聽我的消息不要家去。隆科多應諾。皇四子換了衣服忽然的去了。候到傍晚纔回來問他何事。皇四子道上頭定初三日幸南苑打獵叫我侍獵講了好一會子話並在宮賜飯所以回來遲了一步。隆科多始放了心。一到初三日清早皇四子已命家將們調鷹牽犬都到宮門伺候自己入宮面聖。康熙帝問你早飯喫過了不曾。皇四子回沒有喫過。康熙帝道四子陪侍康熙帝到案旁。康熙帝向南而坐。皇四子在右側旁案侍立。宮廷中體制不論誰何在皇帝面前是不能有坐位的一時早餐已畢康熙帝傳。

旨啓駕出獵。此時領侍衛內大臣純親王隆僖率領頭二三花藍領各等侍衛已在宮門外排班伺候。頭等侍衛都是武狀元出身。都有欽賜魚鱗黃金甲。一個個明盔亮甲。耀眼爭光。當下領侍衛內大臣挂刀相迎。伺候康熙帝升了御輦。一聲令下。衆侍衛齊都上馬護了駕。緩緩行走。一出紫禁城。韁繩一緊。對子馬就走得快了。皇四子跟隨了御駕浩浩蕩蕩一行人徑向南苑。出發在路無話。這日行抵了南苑。康熙帝下旨大開圍場。各王貝勒無不興高彩烈。精神百倍。縱鷹放犬。整整打了五日。獵纔奉到收隊的諭旨。偏偏日盈則昃。月盈則虧。康熙這一回出獵就爲過於高興。親自出馬馳驟。射了好半天的箭。究竟上了年紀的人。怎他龍馬精神。何能與青年小子爭強奪勝。偏是不服老。又偏是個皇帝。沒個人敢來諫阻。晚上回營。又剝炙了幾頭獵來的禽獸。嚥一個新鮮野味兒。這種熏炙之品最難消化。食在肚中。自然而。

然會釀出病來。到第四日，聖躬已稍有不適，偏是這位聖主忘記了自己年紀。只道同二十年前差不多，恃強撐持不肯收隊，又勉強了一日，真個不能支持了。纔下旨回京，在路病勢增加，苦於不曾攜帶得太醫行抵京城。傳旨徑幸暢春園養病。皇四子急傳太醫院御醫到園請脈。這種當御醫的於醫學知識本是平常的，不論內傷外感只會用幾味通套補藥。對於皇帝更是加意小心，格外謹慎。皇四子問他脈象如何，那御醫只說皇上年老體虛，防其虛脫，服下藥去自然不見效。用康熙帝於醫學上本是很講究的，這一回的病看來也是大數，竟自己始終不曾悟到勞傷食傷。一日重似一日，病到了六七日，康熙帝自覺不能支持了，喚皇四子到龍床之前口授詔旨，叫速備快馬星夜馳往西寧飛召大將軍允禱來京，不得有誤。皇四子諾諾連聲退下來，就寫密信一封，派血滴子趕往陝西交與年羹堯，叫他照書行事。一面

覆奏諭旨已經發出康熙帝問允禩幾時可到皇四子道晝夜兼程掄指算來一個月怕也到了康熙帝聞言停了半晌嘆了一口氣道一個月麼怕我不及等他呢又道原是朕躬錯了主意很不該派他出外現在偏偏不在眼前又隔了兩日康熙帝病已大漸此時寢宮中諸子中祇有皇四子胤禛諸臣中祇有吏部侍郎隆科多在旁伺候康熙帝喚二人到床前囑咐道允禩這孩子我是不能見他面的了現在宗社爲重給我書寫遺詔傳位十四皇子允禩爾等誼屬君臣情係手足總要一德一心好好的幫助他皇四子心生一計口裏應着手寫遺詔時却故竟把允禩兩個字漏脫了寫好之後念誦一遍却依舊把允禩兩字念上偏偏康熙帝要瞧過一遍冉用國寶瞧到傳位十四皇子之下沒有寫明名字問他爲甚麼落去了皇四子道子臣一心惦着老佛爺聖躬一時疎忽就脫漏了現在想來十四皇子就是將來的

君上君上御名臣下不便直呼脫漏了倒也未始不可好在十四兩個字已經標明再不會有誤的了康熙帝見他說得有理點了一點頭就命蓋用御寶皇四子敬謹捧出隆科多跟出問道這一紙詔書阿哥竟要傳出去麼皇四子道君父嚴命誰能違拗隆科多驚道如果傳了出去於阿哥自身上就有大大的不利難道阿哥甘心終身北面稱臣麼今日的日子依照奴才看來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欲知皇四子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改遺詔雍正登基 簡將軍真龍遊嬉

話說皇四子見隆科多說話時光臉上露出十分着急的樣子問道君父之命叫我不甘心便怎麼樣隆科多道阿哥如果甘心已前種種舉動都是多事皇四子道照舅舅意思該如何呢隆科多道奴才愚見不如把這一道旨意藏過了另寫一道發出去只說立阿哥爲皇太子着卽繼統登基宮中都

是我們心腹萬不至洩漏天機奴才可以力保皇四子搖頭道不妥不妥藏匿聖旨與假傳聖旨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如何使得隆科多道阿哥果然甘心做藩王做一輩子了麼皇四子笑而不答隆科多十分着急附着皇四子的耳只顧勸說皇四子只是笑一句話也不回答一時康熙帝駕崩皇子立呌隆科多開讀遺詔隆科多滿肚子不高興沒法奈何只得開讀讀至傳位十四皇子句見字句已經更易變成傳位於四皇子了不禁心花怒放幾乎破涕爲笑因是恭讀遺詔不敢失禮心下把個皇四子佩服到個五體投地暗忖聰明不過天子皇四子怪道要做皇帝呢他只消把個十四皇子的十字上面加了一畫下面加上一踢變成個于字一點子破綻沒有成了傳位于皇四子了真是巧奪天工毫不費力我自替他着急真是蠢材真是渾蛋呢一時讀畢遺詔就請皇四子遵旨登位皇四子胤禛遵奉遺詔卽了

皇帝位卽以明年爲雍正元年。雍正帝身登大寶，卽升隆科多爲吏部尙書。派他同了大學士馬齊跟隨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總理事務，一面下旨。

諭總理王大臣等：西路軍務大將軍職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禩勢難暫離。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來，恐於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將軍令與弘曄二人馳驛來京，軍前事務甚屬緊要。公延信著馳驛速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並行文總督年羹堯於西路軍務糧餉及地方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堯或駐肅州，或至甘州辦理軍務，或至西安辦理總督事務，令其酌量奏聞。至現在軍前大臣等職名一并繕寫進呈，爾等會議具奏欽此。總理事務大臣中既有尙書、隆科多在內，暗中主持允禩等，自然不敢橫生異議。會銜覆奏無非說諭旨已極詳明，萬妄萬當，極該照旨實行等語。雍正。

帝批了照所請欽此五個字於是總理王大臣立刻發出文書指派快馬飛往西寧而去却說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禩在西寧軍次心驚肉跳坐不安叫淨一道人占課卜問卦象又很是不佳憂悶異常這日接到哀詔哭得倒地暈去營中大小將士無不齊聲痛哭過不到三日京差突至送來一角總理王大臣緊急公事內開欽奉諭旨著允禩與弘曄二人馳驛來京軍務一切交與延信年羹堯管理等語允禩正在遲疑間忽報陝西總督年羹堯帶兵到此已在城外紮營一會子又報年羹堯領親兵百騎來轅求見允禩不及說請將弁飛報年總督闖進轅門來了允禩措手不及只得分付請見一時將弁引入一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年羹堯來年羹堯見了允禩按照儀注請了兩個安隨道羹堯奉旨到此接管軍務請大將軍的示令兒能否交卸大將軍何日啓程回京羹堯也好知照地方官預備供應呢允禩

見年羹堯那股咄咄逼人的聲勢不禁心下沒好氣半晌纔道我纔祇今天奉到公事呢倒就煩貴督來此逼我了交卸呢不見得我攏住不放我倒要問你一句今天帶隊到此懷的是什麼意是否是立逼交卸年羹堯道大將軍別生氣我年羹堯那裏敢逼大將軍奉到上諭不得不如此這一層先要懇求原諒上諭叫年羹堯接辦軍務年羹堯那裏敢不辦明知這一個差事是要得罪大將軍的但是君命難違與其得罪朝廷還是得罪大將軍說畢沉下了臉一聲兒不言語允禱道好個利害的年總督你今兒到此預備接辦軍務麼年羹堯道奉旨辦理說不得只好討大將軍的厭了允禱道上諭叫把軍務交給延信與年羹堯現在延信未到祇你一個兒來我未便交卸無論如何總要候延信到了纔談得到交卸的話年羹堯見允禱說出來的話有棱有角倒也未便駁詰只好安心等候隔了兩日延信已到允禱只得交卸

掉軍務同了弘曄進京去了。延信與年羹堯接辦了軍務甄別幕府人材各歸各類道姑王氏投了延信淨一道人投了年羹堯接下不提且說皇十四子允禩交卸了大將軍職務帶了弘曄遵旨進京陞見之後雍正帝見他小心恭順未便卽行擺布只得派了他個守陵大臣再行計較此時雍正帝念到康熙帝駕崩大臣受顧命的祇有隆科多一人又因隆科多是承恩公終國維之子與孝懿皇后是同胞姊弟因此待遇得十分隆重特諭內閣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啓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特旨舅舅隆科多着加太保銜隆科多受此深恩隆遇自然愈益盡職每值郊祭壇廟聖駕親臨的當兒他總嚴防刺客親到壇廟桌下細細搜查以防不測雍正帝見他這麼實心任事也很忻悅又因在廷諸臣都非自己拔擢之人未必能夠感恩知遇想到杭州的田文鏡陳景希材既可用人又忠實遂頒出密旨着該巡撫派

員。妥。送。來。京。這。日。田。文。鏡。陳。景。希。金。殿。見。駕。抬。頭。見。九。五。當。陽。的。聖。天。子。就。是。市。慶。販。負。的。張。樂。天。唬。得。魂。不。附。體。不。住。的。碰。頭。稱。死。罪。雍。正。帝。道。陳。景。希。的。相。法。真。不。錯。他。既。有。三。品。之。相。朕。躬。不。能。不。成。全。他。陳。景。希。碰。頭。道。微。臣。不。知。遊。龍。就。是。潛。龍。潛。龍。就。是。真。龍。今。日。天。威。咫。尺。令。人。震。駭。欲。絕。雍。正。帝。大。笑。隨。卽。降。旨。陳。景。希。着。授。爲。太。常。寺。正。卿。田。文。鏡。另。有。旨。欽。此。田。陳。兩。人。叩。頭。謝。恩。退。朝。下。來。次。日。奉。到。上。諭。田。文。鏡。着。補。授。戶。部。郎。中。欽。此。田。文。鏡。以。一。白。衣。市。僧。一。旦。驟。獲。實。缺。郎。官。自。然。萬。分。感。激。在。部。當。差。就。把。部。中。積。弊。盡。力。搜。剔。呈。請。堂。官。改。革。堂。官。見。他。喜。功。好。事。心。下。頗。不。爲。然。無。奈。是。時。雖。然。尊。稱。九。五。並。不。深。居。大。內。時。時。改。扮。喬。裝。私。行。都。市。刺。探。種。種。瑣。事。田。文。鏡。的。整。頓。部。務。雍。正。帝。偏。又。盡。都。知。偏。又。大。爲。嘉。許。於。是。尙。書。侍。郎。

對於田文鏡就不能不側目而視了。虧得歷時未久，雍正帝把田文鏡外放了。關道堂官眼中纔清淨了點子。一日，雍正帝經過乾清門，瞧見一個鬚眉花白的侍衛，瑟瑟縮縮，寒酸之態可掬，站在那裏。當差的雍正帝問他姓名，知道是正白旗旗籍，名叫達海。由筆帖式出身，充當侍衛已經三十年，家裏人口很多，俸祿所入不夠贍養。問他爲什麼不想法子弄一個外任，達海道：我的一生喫虧處就爲人太老實，不會找路子。現在世間老實人是行不去了。雍正帝聽了很是慨然。隔了幾天，恰好荊州將軍出缺，就下旨荊州將軍着達海去欽此。這一道旨意傳到達海家中，他的太太和他的少爺都各大喜過望。親戚朋友得着喜信，都來稱賀。闔門喜氣洋洋，祇達海自己滿面愁容。親朋向他稱賀時，只見他淚如雨下，搖頭道：我此回性命休矣！食了皇上家俸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那也沒有法子的事。衆人駭異，問其故。達海道：想你們。

不會讀過三國所以這麼的顛頽荊州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瑪法那麼智勇尙不能守何況於我我此去必死於東吳之手矣衆親友聽了無不大笑達海道你們笑什麼敢是我的話說錯了不成衆親友道關瑪法守荊州是在三國時光現在聖朝入關統一海宇那裏有什麼東吳西蜀北魏南蠻你身受聖恩得這個美缺怎麼不知快活反倒感激涕零起來達海恍然大悟纔破涕爲笑入朝謝恩雍正帝叫進問道你怕死於東吳之手麼達海連連叩頭口稱奴才糊塗該死該死雍正帝倒也不與深究一笑置之一日雍正帝一個兒私行到驃馬市大街瞧見一個衣衫襤褛的漢子在一家米鋪子裏跟掌櫃的吵鬧引得行人都住了步瞧熟鬧兒差不多把個鋪子門口都擠滿了雍正帝排衆直入掌櫃的瞧見雍正帝人物軒昂舉動華貴就道這位爺請你給我評評這個理有沒有從來說君子救急不救貧各人有各人

的難處。三朝兩日纏着我一個，叫我如何能夠應付？雍正帝問起，纔知掌櫃的跟窮漢子是表兄弟。弟弟窮漢子的老子從前在部中充當供事，熬得資格老了，外放過一任知縣，省喫儉用，節衣縮食，積下了好幾千銀子。那掌櫃的老子跟那知縣原是郎舅，至親借給他錢，在這裏開設起米糧鋪來。兩家既是至親，又有這麼一層交情，現在兩家上代都已去世，經商的日進紛紛。一年好似一年，做官的坐喫山空，流落到這般模樣。欲知雍正帝問明根底如何，發付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養心殿聖主訓同懷 緬止社親藩謀靖難

話說雍正帝聽了兩造的話，心下早已了然。問那窮漢子道：「你做什麼行業？」那人道：「我沒有行業。」雍正帝道：「沒有行業就不行。做了個人，無論如何總要有一個業管束他的身子。沒有業就是遊手好閒之輩，如何行呢？」那人道：

西路軍興朝廷特開捐例我原要報捐一個州縣無奈錢不夠祇捐得一個佐雜又不曾分省現在向表哥哥借幾個錢想要辦分省的事他偏不肯不是把上代的情分都捐了麼雍正帝道你想分那一省呢那人道江南浙江都好最好是廣東只是那裏能夠雍正帝道你爲甚要分在廣東那人道我是個河泊司廣東地方有紅毛人通商如果蒙朝廷恩典補着了廣州河泊司就一生喫著不盡了只是那裏能夠不過這會子白說說罷了雍正帝道河泊司在外任官員中真是微員末秩缺分也大分優苦繁簡麼那人道廣州河泊司是天下第一優缺雍正帝道你想補這個缺不想那人道豈有不想就怕沒有福氣想不到手呢雍正帝問他姓名那人回說姓林名叫開章自己說那掌櫃支吾只推說是無錢雍正帝道沒錢不行你現開着若雍正帝向那掌櫃道你們頭表至親照理不該坐視你能够資助他多少你自己說那掌櫃支吾只推說是無錢雍正帝道沒錢不行你現開着若

大糧食鋪不能說是沒錢着你資助他二十兩銀子大概總不能說是不願意罷那掌櫃大驚道十吊錢一兩銀子二十兩銀子要二百吊錢呢雍正帝見那掌櫃這麼吝嗇不屑再跟他講話隨退了出來這日吏部奉到上諭廣州河泊司着林開章補授並着戶部賞給飯食銀五十兩交林開章具領欽此吏部官員瞧見此旨無不大驚失色只造化了這林開章一朝平步上青雲從此逍遙自在一輩子無憂無慮雍正帝賣弄聰明好爲不測之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獨是對於同懷兄弟偏不肯寬假好爲不測之誅睿慮周詳深恐天下後世多所議論籌畫了好幾日纔想出一個絕妙的好法子隨在養心殿上召集衆阿哥降諭道爾我此刻論正誼已分君臣論私情猶是手足所以不能當做尋常君臣須知朕蒙皇考付託之重拔朕於諸子之中傳以大位已與前代繼統大不相同爲什麼呢前代繼統之君先後序立父子

之間各成其是禹湯文武桀紂幽厲善的自善不善的自不善天下決不爲桀紂幽厲的不善掩去禹湯文武的善現在朕躬於皇考是非得失實爲一體朕躬做得是皇考的付託就是朕躬稍有不是處皇考的付託就非你們想罷以皇考六十餘年的聖德神功超越千古朕何忍苟且怠荒甘於自棄使天下後世共議皇考付託之誤致掩六十餘年功德之崇隆朕躬此心皇考在天之靈諒必鑒臨衆阿哥均受皇考生成顧復數十年天高地厚的深恩很該仰體皇考之心深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各抒忠盡協贊朕躬見朕有不能的地方當助我輔我見朕有錯誤的地方當規我諫我同心匡弼讓朕一個是字使朕爲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那麼就是衆阿哥所以報答皇考罔極之鴻慈衆阿哥聽了自然齊聲稱頌齊聲贊美隨下旨封八阿哥允禩爲和碩廉親王十三阿哥允祥爲和碩怡親王恩旨頒發之後

滿漢文武大臣都到兩親王府稱賀先到廉親王府後到怡親王府怡親王是雍正帝一母同胞兄弟自然沒有什麼廉親王却滿肚子牢騷忍耐不住向賀客道這有什麼可賀倒勞動諸位的大駕衆人都道王爺以宗親得荷聖眷爵封親王足見皇上倚畀正殷定可做本朝的伊周如何還說不可賀廉親王道你們那裏知道皇上現在是登了位但是他的性情他的脾氣不見會做了皇上就全都變化那麼皇上今日的加恩安知不是預伏下他日誅戮之意所以我瞧他目下的施恩都不敢十分相信衆人聽了面面相覩一聲兒不言語坐了一會子也就紛紛告退祇固山貝子允禟沒有走廉親王道九阿哥你瞧這件事如何固山貝子道不料事情竟至如此在此人手下討生活我輩生不如死但是今兒當着衆人如此說法未免鋒芒太露我倒替你有點子憂心廉親王嘆了一口氣道老弟所見何嘗不是我也想過

此人猜忌性成無論我們如何恭順終難始終保全鋒芒不鋒芒怕也沒甚進出固山貝子道這一回的繼統究竟何嘗堂堂正正雖然奉有遺詔偏又沒有名字這裏頭不知是什麼緣故但是現在的世界怕勢的人多講理的人少成卽爲王敗即是寇做了皇帝總是聖明天子又誰敢派他的不是廉親王道現在你我也不暇趨吉避凶一切事情聽天由命罷了忽太監報十阿哥允祿十四阿哥允禴到了廉親王忙命快請允祿笑着進來道八爺新承恩命封了親王兄弟得信遲了不曾早來賀喜該打該打廉親王道十阿哥你也來打趣我了這有什麼可賀呢一眼瞧見允禴開言道喎十四阿哥幾時來京的你不是派往守陵了麼允禴道我此番進京有一件要事要跟你商量廉親王問什麼事允禴道前日突有一個忠義臣民叫蔡懷璽到我院子中來求見說有機密大事傳見之下那蔡懷璽就向我三跪九叩稱我

做皇上我當着太監人等只得把他斥罵一頓說他是癡子叫撵出去那蔡懷璽臨走上一個摺子內稱仁皇帝大漸之時口授遺詔大位原傳十四皇子奸黨暗使奸計偷改十字爲于字遂致宮廷大變先皇帝含怒九天雍邸雖無弑君實跡難逃篡竊罪名某等忠義兵民甘願一致擁戴皇上討叛興師很長很長都是駭人聽聞的話八爺你瞧那種話不是個禍根子麼你看該如何布置廉親王道我看姓蔡的話十分中倒有八九分確實篡竊兩個字斷然無疑現在不必論勢的強弱只要明理的曲直篡竊之徒自然不能認他爲君只能認他爲賊那麼禍根子不禍根子就不必計較並且此人這麼猜忌恁你我弟兄如何小心謹慎要苟全性命終是不能所以你我找生路只有得一條就是死中求生這條路這蔡懷璽既來上得書想民間忠義臣民憤憤不平的總也不少民心如此天意可知我們索性合夥兒大幹一

下子跟他拚一拚你看如何允禩道爽快果然爽快得很只未免太危險點子廉親王道那麼你束手受縛怎人家擺布怎人家宰割了罷很不必到我這裏來我也沒有什麼商量固山貝子允禩道成敗利鈍雖然不能夠逆料但總要謀定後動纔可少所挫折顛頽預舉事是不行的此人養有一班飛賊名叫血滴子都是來無蹤去無跡我們弟兄雖也有幾個英雄在家雖也能夠飛檐走脊一是人數比不上二是本領比不上倒也不可不慮廉親王道九阿哥的話細密周詳很有見識爲今之計咱們弟兄四家不如結一個社互相輔助四家的賓客全拉做社友歃血爲盟一心一意的做去你們看是如何允禩允禩齊稱好極允禩道這個社名兒我已經想定叫維止社可好廉親王道竟然如此不必更改允禩道維止兩個字是什麼意義允禩道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就是這個意思衆人聽了不語廉親王道你們都被他瞞

過了。維止兩個字要與雍正兩字對看。纔有味兒。允祿道：哎呀，真個我被瞞過了。不明明是雍正殺頭麼好極好極？於是計議已定。約定五月十三日關帝誕辰就借做關帝社爲名，歃血立盟。到了這日，四家高朋五方豪傑齊到廉親王府齊集大殿上挂起關聖神像，點起香燭。廉親王允禩、固山貝子允祐、固山貝子允祿、多羅郡王允禴四人爲主，四家門下的英雄豪傑跟隨陪祭。祭畢就在神前設下重誓，歃血爲盟。誓的是今日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負此盟，神明立殛。這夜大排筵席，歡呼暢飲，計點社友共是一百三十七人。喝了个盡歡而散。這維止社中有文有武，都是出類拔萃的人材。內中有一個張雲，如旣會走脊飛簷，又會符咒法術。向廉親王道：今日盛會可惜我一個朋友不曾在此，減去不少的色彩。廉親王問他是誰，張雲道：江南甘鳳池廉親王。果然露出不勝羨慕的神氣。此

時維止。社中人材薈萃。廉親王很是欣慰。內中有一個張蘭芳。是廣東南海縣人。自小在澳門跟紅毛人做伴。懂得削器。種種機刮。當下獻計。請把王府花園改造。安下削器。布置機關。做成種種祕密的防備。廉親王叫他先打出圖樣來瞧過了。再定奪。這張蘭芳真也利害。在花園中踱來踱去。察看明白了形勢。然後絞心瀝血。細細的打樣。某處該安設連弩。某處該安設飛叉。某處應置閹刀。某處宜埋灰坑。木人木狗。如何布置。鋼鈎。鋼刺。如何安排。玉泉之水。可以引入水牢枯井之底。可以開爲地穴。費了半個月心機。把草圖打就。呈與廉親王。廉親王又與允祿。允礮兩貝子斟酌。再三略爲更改。又因恂郡王允禩在景陵差次。特派幹練家人。將圖送往。請其定奪。立候回音。不過兩日。工夫家人回來說。十四爺說圖樣瞧過很好。八爺九爺十爺心思都很周到。照如此辦不必更改。動工起來。倘然少有改動。請三位爺裁度着行就。

是不必專差走報怕的是途中萬一有失難免招災惹禍廉親王點點頭於是擇定了日子就開工建築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張技師精心製削器 鐵帽王恃勢奪人妻

話說廉親王允祺組織了個維止社又在府中祕密建築安置種種削器且住雍正帝那麼英明那麼幹練手下血滴子又那麼衆多輦轂之下耳目之近怎麼會全無知曉原來事由天定非關人謀雍正帝此時已改扮喬裝出京去了爲的是這時光官吏大半是科甲出身的科甲的習氣總是論年誼講師生脫不了朋黨氣味並且迂腐騰天不達世故雍正帝很不恰意所以拔識了幾個不由科目的人材一個是田文鏡由郎中外放道員現在已升爲河南布政使一個是李衛康熙末年已做到雲南驛鹽道雍正帝派他管理銅廠現在也升他爲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就爲這兩個不由科目的

人員政績如何。非親自考察不能真知確見。於是只推說哀念皇考悲慟成病。不能御殿接見臣僚。叫把摺奏原封送進寢宮批閱。其實早已喬扮出京。特派隆科多在宮當着內掌收所有京內外章奏由通政司送進宮門。經隆科多收下立派血滴子飛送行在雍正帝批閱過了仍叫血滴子飛送回京交內閣發表。所以廉親王府中改造花園安放削器。雍正帝竟然蒙在鼓裏。一般一點子消息沒有。這裏廉親王府經張蘭芳監督。一切木匠水匠竹匠石匠銅匠鐵匠日夜加工。依圖趕造。漆匠如法繪畫。髹漆那裝配安置都是張蘭芳親自動手。先後兩個月光景大功告竣。這日張蘭芳啓請廉王爺禧貝子祿貝子驗看機關削器。廉親王邀到兩位貝子一同舉步走進花園。張蘭芳接着。廉親王問都舒徐了麼。張蘭芳應了一聲。是隨道請王爺到這裏來。引到花牆左邊。禧貝子道機關在何處。蘭芳道此間就有機關。是木狗窩。

請王爺們站着別過來。我要放木狗了。說話的當兒就見他一俯身兩邊矮屋中立刻飛跑出十二對二十四隻狼形木狗。張口舞牙向前亂咬。那狗遍體捲毛猙獰飛撲竟辨不出是木頭做的。張開了口露出滿口鋼牙凶猛可怕。張蘭芳道木狗口中的牙齒都是純鋼製就的。鋒利無比。一着上東西立刻合攏來咬住了。再也不肯放。廉親王連聲稱妙。張蘭芳俯身弄機關。木狗回身退去。霎時退了個盡。祇貝子道怎麼這狗窩做在牆邊。張蘭芳道回貝子爺夜行人都歡喜跳牆。所以圍牆三面都安置下木狗窩。地下都有消息。只消跳牆落地觸動消息。木狗就成對的撲來不能倖免。說着已踏到虎皮石甬道。張蘭芳道這一條甬道看去雖然平坦。下面都有消息。說着俯身把機關一開。虎皮石頃刻跌落。只見下面是個很大的深坑。坑內盡是細沙。祇貝子道失足跌下不是立刻要淹死麼。張蘭芳蓋好石板。重又前行。是一個。

遊廊。張蘭芳道。爺們請住步。這裏又有消息了呢。說着一撥機關。只見牆內飛出八把鋼鈎齊到門口。鈎脚樑上突然吊下三個鐵鎚。不住的向腦袋擊打。張蘭芳安住了消息。鋼鈎鐵鎚齊都收起。進了遊廊。抄手轉灣。廉親王道。這裏沒有什麼。張蘭芳道。是木人守門。每轉一個灣就有兩個木人兒迎住。研殺。隨手一撥。消息果見兩個木人飛步奔出手執鋼刀向下飛研。一閉住。消息木人兒就退去了。祇貝子問處處如此。麼。張蘭芳道。每逢門口。每逢轉灣處都是如此。就不過木人兒所持兵器。刀鎗鞭鋼鎚戟叉鎗各自不同罷了。廉親王道。都是木人兒不必一處一處細瞧。張蘭芳道。從假山洞穿過去。伏下連弩。飛箭說着飛過去。撥動機關。連弩飛出箭似飛蝗。約有百十來枝。穿過假山洞。張蘭芳道。爺們仔細聞刀來了。忽見一柄大闊刀從頭橫劈下來。廉親王道。穿過假山就是近水樓臺那邊可有什麼。張蘭芳道。踏上臺階。

就有飛叉擲出臺上方磚都是活動的觸著消息立刻吊下池子去廉親王同了兩位貝子一處一處驗看又去看過水牢勘過地窟都做得萬分祕密異常機巧祇貝子道難爲這張南蠻想得這麼周到從此之後咱們可以高枕無憂了廉親王道高枕無憂呢還不敢說不過血滴子這班飛賊到這裏來便是飛蛾撲火自取殺身了塘貝子道有一個宗室人很忠誠可靠我想引他入咱們的社八爺十爺看是如何廉親王問是誰塘貝子道是廣寧廉親王道廣寧他是鐵帽子王如何肯助我們看官你道這鐵帽子是怎麼一個講究原來廣寧之祖是太祖第十五子名叫多鐸與睿親王多爾袞是同母弟兄順治帝登基年纔六歲睿親王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稱爲輔政王此時多鐸封爲豫親王與各王貝勒同理部務一日睿親王向各王貝勒道昔日衆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須衆議僉同然後結案現在看來盈廷

聚訟紛紜。不決倒誤國家政務。我們兩人當皇上幼冲時。身任國政。所行的事好。惟我二人受其名。所行的事不好也。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責重。不得不言。當時先帝置我們六部。時光曾經降諭。國家開創之初。叫你們暫理部務。俟大勳既集。卽行停止。現在我等既已攝政不便。兼理部務。我等罷了。部事諸王仍舊留部也。屬未便。現在欲概行停止。祇令貝子公等代理部務。你們看是如何。各大臣齊聲稱是。獨有多鐸。開言道。輔政王詢問我們。如果一味稱是。便似憚任部務。樂聞此言。如果不答。又恐以爲有所不快。伏思皇上。冲年初登大寶。我們正該各勤部務。宣力國家。以盡臣職。現在王爺這麼講。諒必計出萬全。既然衆人都以爲是。我也不敢不遵。睿親王見多鐸。這一番話。婉順中藏看。鋒鏑簡直是棉裏針。不免暗懷疑忌。這時光八旗制度。凡隸在旗下的人。須受該管大臣差遣。雖然同仕一朝。論到身分却有主權的。

分別此時多鐸旗下有一個范文程原是遼東書生太祖崛起東土文程仗劍來投太祖把他隸在阿達禮旗下阿達禮壞了事改隸在豫王旗下范文程的繼室耿氏是靖南王耿仲明之女耿王降清得封王爵多半是范文程之力范文程恰巧斷弦知道耿女美慧兩家就做了這一門子親一日多鐸爲了件什麼事來訪文程文程按照滿洲禮同耿氏出拜多鐸一見范氏貌美不禁雙目注定直上直下不轉睛的打量耿氏被他看得沒意思起來趔趄的退了進去多鐸笑向文程道你已年將就木還擁着這花朵兒似的美人兒不怕人家議論麼范文程一時不知所對連聲是是而已多鐸道這老頭兒蠢的很還沒有懂我的意思麼范文程聽了更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豫親王起行范文程送到大門豫王道姑寬限你思索一夜明日來府定辦法次日范文程到豫王府見多鐸多鐸問你意下究竟如何范文程道王

爺睿意高深奴才愚昧莫解還祈明白指示多鐸笑道這有什麼難解福晉爲身旁供御的人極鮮當意聞得爾妻明慧欲他進府來當差我憐汝年老多病當另指一個婢女配給汝范文程大驚失色爬下地碰頭道王爺的恩命奴才斷不敢拂逆但是奴才妻子嫁來時光曾經奏明先皇帝現在如果這麼樣怕與王爺孝治之意實有未洽呢多鐸大怒拂然而起范文程唬極退出王府回家向耿氏痛哭耿氏問他緣故范文程訴明原委耿氏道你做了堂堂丈夫竟連一個妻子都保不住慚愧不慚愧范文程問道事已萬分急迫你有甚麼法子耿氏道聽得睿王專政豫王心頗忿忿弟兄間頗有意見亂機已經藏伏一觸即發你何不把此事訴知睿王不但免禍還可獲寵呢范文程大喜立刻入朝訴知睿親王睿王怒道如此荒淫無度還成什麼體統知道了你儘回去這件事我定當破除情面從嚴究辦於是立傳多鐸

到來命各王貝勒大臣鞫訊不准循情迴護王貝勒等見睿王容色不善語氣異常嚴厲只得公事公辦據實回覆睿王命罰多鐸白銀一千兩奪去十五個牛錄多鐸受了處分心下沒好氣愈益放縱率領着部員按照冊籍集視八旗女子的下部又被都察院劾奏罰銀五百兩多鐸兩遭挫折自此不敢立異矜奇睿王見他知道悔改重又加恩重用定鼎燕京之後就命豫親王率兵下江南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封爲叔德豫親王世襲罔替因爲開國元勳賜有章鐵券與國同休所以叫做鐵帽子這廣甯就是多鐸的孫子當下福貝子提起廣寧廉親王道他是鐵帽子王安富尊榮慣了如何肯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此刻是求能共患難的不是求能共安樂的正在講話忽報雍正帝病已小愈定於明日五鼓召見滿漢臣工今日下旨把科甲出身的人員大大斥罵不知是何用意廉親王等聽了宛如頂門上起了個焦雷全

都呆了。不知是何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論漢文睿見破羣疑

勘雷殛明心燭微隱

話說廉親王等聽到雍正臨朝消息就不期然而然自會凜懼起來。哥弟三人呆了半晌。祿貝子道我們自己查一查這兩個月裏可曾有失檢的地方。廉親王戒貝子想了一會子都說沒有。次日隨衆上朝三個人都懷着鬼胎。幸喜雍正帝沒有問什麼。朝罷之後忽然叫起祿貝子問他這幾天在家幹點子什麼。祿貝子大驚忙回奴才不過是閉戶讀書。雍正帝道讀什麼書。祿貝子隨口回是漢書。雍正帝道漢書第幾卷。祿貝子回是孝文本紀。雍正帝道漢文帝是如何主。祿貝子道漢文恭儉仁厚確是賢主。就可惜不曾用得。賈誼不免美中不足。雍正帝道漢文見賈誼問以鬼神至夜半前席一事。李商隱爲詩譏之。有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句大家都以爲李詩。

譏刺得不差試思賈誼入見時光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之明明不是問蒼生之時如果欲問蒼生之事隨時可以召對何必在夜半呢久坐前席也是極尋常的事後人竟作爲敬重賈誼不是大大的錯誤麼朕意文帝是賢主豈無知人之明或者知道賈誼是個疏狂少年不足與問蒼生姑問他鬼神的事也未可知賈誼的經濟具見治安策中不獨論時務都迂闊難行其於堯舜之治道又何嘗窺見本源所以王勃說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朕以爲屈賈誼於長沙必須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正待明時梁鴻的詭激自棄於肅宗之朝賈誼的疎狂未足以佐文帝之治怎麼好把不用二人譏議二君呢孔子嘗言爲君難即此可見戒貝子道聖諭高明足開茅塞奴才讀書半生那裏有此種見解叩了幾個頭隨卽退下回到貝子府晤貝子已等候多時弟兄相見戒貝子就把召對

的事說了一遍。糖貝子道：「此人喜弄聰明，好爲別解，可見是性情偏僻。」自相議論，且暫按下。却說雍正私行出市，祇帶得一個伴當，就是血滴子。首領雲中燕君臣兩個喬扮做販貨客商，一路上觀風問俗，說不盡風塵骯髒。這日進入河南地界，就聽得路人傳說：安陽縣知縣顧太爺是個包龍圖。再世清正，能幹彰德。有這種好官，真時地方之福。雍正道：「咱們就到彰德去。」走雲中燕道那麼今晚京差密送奏本來，臣就知照他。明日打從彰德這條路走，免得兩誤。雍正點點頭，次日起行，就向彰德進發。你道這顧太爺是誰？怎麼得着河南人這麼的好輿論？原來這位太爺名叫顧琮，表字用方，姓伊爾根。覺羅氏是滿洲鑲黃旗人。他的祖太爺顧八代，本是滿洲名臣。雍正帝的師傅這顧琮，精於兵農之學，於詩書章句不很研究，爲人幹練精明，以知縣分省就做着安陽縣，繁缺到任不久，就偵查出一件驚人奇案，就此聲名。

大好安陽城東有一個小小市集叫做回龍集。集上有一家姓廖的。那一年四月中旬忽然烏天黑地雷電交作。廖家的主人廖光國竟遭天雷殛死。地保照例到縣呈報。顧太爺聞報立刻攜帶仵作親到回龍集檢驗。仵作見傳暗地好笑。這種雷殛的事驗實了也難辦理。終不然去把雷神提來問罪。顧琮到了回龍集。轎子進鎮本圖地保已經伺候多時。打千兒迎接。顧琮問了幾句話。命他引導地保應了兩個是引導前行。直到廖姓門首落轎。顧太爺進門留心觀看。見共是三開間兩埭房屋。廖國光在後埭右側那一間裏殛死屍體。並不曾移動。屍妻廖江氏上來見官叩頭求免驗。顧太爺問他爲甚。求請免驗。廖江氏道。氏夫慘遭雷殛已很可憐。何忍再翻屍弄骨。經官檢驗。俗傳驗過了屍死者就不能夠再投人身。求太爺施恩免驗。顧琮道。本縣爲雷殛的人不曾見過此來。並非檢驗。不過是廣廣眼界。隨命引導舉步踐到。

後埭見死者。躺在床上。膚色焦黑。衣服床帳。全都焦灼。床頂板也。轟去一角。床墊褥席。倒都完好。瞧畢。卽命仵作。如法檢驗。填寫了屍格。傳聞四鄰。廖家雷殛。你們大概都知道的。前鄰後鄰。左鄰右鄰。異口同聲的。回答。道。都。知。道。官。問。你。們。是。否。親。眼。目。睹。回。稱。我。們。各。家。都。有。各。家。的。事。並。未。親。眼。瞧。見。不。過。雷。雨。時。光。突。聞。轟。然。一。聲。右。鄰。屋。舍。被。震。動。一。會。子。聽。得。廖。家。嫂。子。哭。喊。雷。殛。死。了。人。我。們。奔。過。去。瞧。看。見。廖。國。光。渾。身。焦。灼。震。死。在。床。上。顧。太。爺。道。廖。國。光。平。日。做。人。如。何。四。鄰。都。道。人。倒。很。和。善。不。知。犯。了。什。麼。遭。着。雷。殛。想。來。總。是。前。世。事。呢。顧。琮。點。頭。隨。命。錄。了。供。叫。四。鄰。各。畫。了。押。傳。屍。妻。廖。江。氏。上。來。安。慰。了。幾。句。諭。令。備。棺。成。殮。隨。卽。打。道。回。衙。籌。畫。了一。夜。次。日。只。說。本。官。小。有。不。適。公。事。概。行。緩。辦。自。己。却。喬。裝。改。扮。扮。做。一。個。江。湖。醫。生。模。樣。背。了。個。藥。囊。持。了。一。個。白。布。軟。招。兒。上。寫。京。都。王。太。醫。善。治。疑。難。

雜症從後門出外到東大街一帶閒逛每遇見藥鋪子就上前施禮跟掌櫃的閒話詢問生意景況打聽各種藥價一家家問去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竟被他探着一個大大的祕密知道這半個月中各藥鋪硫黃松香的銷路很不小各家并計約有三四十斤都是回龍集一個獵戶湯裕昆買去的顧琮探知祕密心下早已了然回到衙門立傳快班頭兒潘伯堂諭話叫他速派幹夥不露聲色前往回龍集偵察湯裕昆近來幹點子什麼跟廖江氏有無瓜葛限兩日回報不得有誤潘頭兒不敢怠慢領諭下來卽命姪子潘小堂馳往密查分付他小心辦事不許打草驚蛇被湯裕昆知覺致干未便小堂領命而去果然兩日工夫已經查明回城覆命潘伯堂帶他見本官顧琮道回龍集地方有沒有湯裕昆這個人潘小堂道確有其人是打獵爲生的回太爺這湯裕昆跟廖家那婦人原不很乾淨自從廖國光遭了雷殛索性不

避嫌疑成日成夜兩口子聚在一塊兒差不多兩姓并爲一家呢因此左右鄰舍都說這雷殛倒成全了他兩個兒顧琮道你查的都是實在情形廳內中有無謊語潘小堂磕頭道小的細心偵查據實回報不敢說一個字的謊顧琮點頭隨發出硃籤命潘伯堂立提湯裕昆廖江氏到案嚴辦潘頭兒接了硃籤仍叫姪子小堂還同了個夥計一同下鄉次日絕早動身午飯時光已抵回龍集找着保正叫他引路徑投廖家叩門進內恰好湯裕昆與廖江氏對桌共酌保正便道湯裕昆廖娘子城內有人來找你裕昆見是縣差心裏慌了忙道我不會犯什麼潘伯堂問保正道這就是湯裕昆廖江氏保正回言不錯伯堂回頭向兩個夥計喝一聲上家伙兩人上來囁拉拉一抖鐵鍊便把兩個男女一齊鎖下廖江氏道差伯伯且行請坐就是犯了官事我們總也有一個商量潘頭兒道怎麼商量呢說出來咱們聽聽廖江氏道我

這裏有個薄意送給你老人家喝一杯酒。煩你上去覆一聲，只說我們都不在不就完了麼？潘頭兒搖頭道：不行！上頭分付限日限時要提到正身，叫我那裏扭得下？不然再沒有銀子使不進的理？湯裕昆道：差頭哥哥，我們犯的到底是什麼事？你總知道？潘頭兒說：我也不知道。那是官親身訪得的，上頭只說要人呢。廖江氏沒法只得送了二兩銀子遮羞錢，請他暫時開去鎖練。俟到了衙門再帶免得途中出醜。潘頭兒應下了，於是一齊動身出了回龍集，取道向彰德進發。霎時間已到衙門，叫夥計把男女兩犯上了鎖練，帶到班房坐地。自己持着硃籤到籤押房來銷差。顧琮聽說人犯提到立命伺候坐堂，這日夜飯之後，顧太爺升坐花廳，先命帶上廖江氏，兩旁伺役齊聲呼喝。一時廖江氏帶到叩頭跪下。顧太爺道：你是廖江氏麼？幾歲了？廖江氏回了一聲。是然後道：婦人二十三歲，顧太爺問：已死的廖國光是你何人？廖江

氏道。廖國光是婦人的丈夫。不幸遭雷殛死。官問你與廖國光做了親。有幾年平日夫婦間是否和睦。廖江氏道。婦人二十歲上出嫁。屈指已有四年。平日夫婦極要好。從未拌過嘴。顧太爺怒道。本縣問你話。你胆敢遊言謊語。欺誑本縣是何道理。須知這裏是法堂呢。那裏容得你撒謊。廖江氏叩頭道。小婦人句句真言。不曾撒謊。顧太爺道。你說夫婦極要好。從未拌過嘴。那不是謊語麼。廖江氏聞言一驚。暗忖好利害我們。平日夫婦反目。他如何會知道。隨道爲了家常細務。爭論一句半語。也是有的。究竟夫妻無隔宿之冤。彼此毫無蒂介。顧琮道。我問你。你丈夫廖國光如何死的。廖江氏道。是天雷殛死的。顧琮道。真個是天雷殛死的麼。怕不是天雷呢。廖江氏道。婦人丈夫被天雷殛死。四鄰全都知曉。就是你縣太爺也親來檢驗過。顧琮道。雷殛與否。少停。自會明白。我現在問你。湯裕昆是你何人。爲甚丈夫纔死。你就跟他一塊。

兒。起。坐。廖江氏道。湯裕昆是婦人的表哥哥。人最熱心。因見婦人家遭不幸。沒個幫手。特地趕來幫助。一切官問。既是表親。是姑表。還是姨表。時夫家的親戚。還是你母家的親戚。欲知廖江氏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湯獵戶深謀做命案 黃守備恃勢搶新人

話說廖江氏見問不禁一呆。心忖這個官真是利害。我跟他有什麼親呢。顧琮見江氏頓口不語。拍案道。什麼表我問你爲甚。不講。廖江氏頓了一頓口。回道是姨表。親官問是夫家的表。是母家的表。廖江氏道是夫家的。顧琮把案一拍。喝道。嗟。你方纔供認是表哥哥。現在又說是夫家的。既是夫家的。該稱表大伯子。不該稱表哥哥。語言前後不符。是何緣故。江氏道。太爺在上。婦人家不懂。稱呼平時隨夫亂叫慣了的。因見丈夫稱他表哥哥。婦人也胡亂稱表哥哥。顧琮道。搪塞得好。隨命帶下去。帶湯裕昆上來。差役卽把廖江氏

帶下一時鐵鎖瑣璫帶上湯裕昆來朝上跪下顧琮命他抬起頭來湯裕昆抬頭只見他眉形八字鼻斷山根鼠目狼腮滿臉奸詐凶惡斷非善良之輩隨問你就是湯裕昆幾歲了做什麼生理的湯裕昆道小的湯裕昆二十七歲打獵爲生素來安分守己不敢作歹爲非此次蒙太爺賞提不知何故顧琮道你跟廖家是親戚還是朋友湯裕昆回是朋友顧琮道既是朋友很不該奸佔他妻子廖國光屍骨未寒你跟他妻子有奸是何道理湯裕昆道小的跟廖家嫂子並無奸情顧琮道你奸佔他妻子謀死他性命廖江氏已經供認明白你倒還抵賴麼湯裕昆道青天在上並無此事官駁道你不謀害廖國光廖國光如何會死湯裕昆道廖國光自遭天雷殛死干我甚事顧琮道你道你的奸謀幽祕從不會被人勘破麼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你只道趁雷雨當兒用硫黃松香轟死人可以推做雷殛巧呢果然巧極毒

呢。果然毒極。現在本縣把證據一一剖給你聽。可以折服你的心。這凶手罪犯就是你。不是別人。本縣也已訪得明明白白。決不會稍有冤枉。現在問你。你這半個月來向東門大街各藥鋪購買硫黃松香數十斤。做什麼用處。你且講來。湯裕昆大驚失色。頓了半晌。纔道。小的打獵爲生。那是合製火藥用的。顧琮道。合製火藥用不了。這許多照你所購之貨。合成火藥。非三四年用不盡。現在合成的藥在那裏。未合成的料在那裏。着你繳出來。你可能夠。湯裕昆道。小的合成的藥有轉讓給朋友的一時。那裏繳得齊。官問你的朋友姓甚名誰。住在那裏。裕昆面如土色。一個字也回不出。顧琮待本縣剖給你聽罷。大凡雷火殛人。霹靂總是由上而下。雷電迅速。雖然穿屋破壁。不過是一個小窟穴。斷不會轟去一角的。就使轟去一角。那屋椽瓦片也總在屋內。不會在屋外。現在廖國光屍體焦灼。那床帳屋角都向外轟出。明明是地。

火不是雷火。火性炎上。所以都轟衝在外。再者雷聞百里。回龍集離城不遠。這一日雷雨雖大。並不會聞。有霹靂下地。本縣下鄉檢驗。訊問四鄰。口供知道。右側那家子房子也被震動。如果是雷火。決不會震及。後來親自出訪。訪知你分向各藥鋪購進硫黃松香不少。旣又訪得你與廖江氏有幽祕不端行爲。幾面合勘。知道你巧使毒計。預藏硫黃松香。趁雷雨當兒。把廖國光轟死。詐做雷殛使人不疑。好遂你的淫願。本縣說的那一件是冤枉了你湯裕。昆大驚道。太爺真是神人。說得同瞧見的一般。要不招認。諒不能夠。官間願招了。麼湯裕。昆連聲稱願招。顧琮卽命刑房寫供。湯裕。昆道小的與廖國光原是朋友。那年廖國光娶親小的也送了個賀份。隨衆喝他喜酒。鬧新房時。光瞧見新娘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心裏不勝豔羨。一般是個人。他偏那麼有福。娶這麼一個好妻房。太爺想來也是我前世孽緣小的。自從

見了這位嫂子。他的俏模樣兒就常常在我眼裏心裏也或一時清醒人家老婆不該如此忘想朋友妻更不可欺無奈纔一轉念那俏模樣兒自會跑到我眼中心中百般的撩撥我小的自己剋制不住自己沒法奈何只得假做殷勤跟廖國光親近慢慢用手段跟他妻子勾搭上了暗中來往已經一年有餘因不能長久團聚終覺美中不足幾回要把他謀斃生怕犯法受罪今年驚蟄日雷雨大作黃郵上殛死兩個人小的恰在那裏瞧見殛死的人渾身焦黑竟同火藥蠹龐的一個樣子觸動心思於是分向各藥鋪購買藥料製成火藥藏在罐中寄在廖家等候雷雨時光同手偏偏兩次雷雨廖國光都不在家這一回他因小病臥着小的趁雷雨大盛時點火發藥把他蠹龐以爲借稱雷殛總沒有破案的日子不意竟被太爺勘出所供是實顧琮道廖江氏既與你異常情好這件事諒必是同謀的了湯裕昆道動手之前

小的怕他阻當大有未便沒有告訴他直到轟死之後纔告訴他顧琮道你告知了他他便怎麼樣湯裕昆道他初時還不肯信經小的指給他看罐中火藥已空他纔相信顧琮道你的火藥寄存時光交給廖國光還是交給廖江氏湯裕昆道交給廖國光的官問都是實話廖國光回都是實話顧琮閱過供詞就叫他畫了押再提上廖江氏叫刑房把湯裕昆的供念給他聽廖江氏到此地步也只得照事直供顧琮把二人按律治罪湯裕昆犯因奸謀命律處斬廖江氏犯奸淫律監禁自從破了這一件假雷殛案子輿論都渡過彰河抵彰德進了彰德北門在大街借了一家客店住下雲中燕密奏要出外閒逛去雍正帝點點頭隨道我乏了要歇歇呢你去去就來雲中燕應諾出了店門自向大街信步閒逛而去這裏雍正帝歇了一回不見雲中

燕回來閉上房門批閱了幾本章奏收藏過了開出房門瞧瞧信步踱出就是客店的帳房掌櫃的瞧見忙起身讓坐雍正帝隨便坐下跟掌櫃的攀談先詢問彰德有什麼古蹟掌櫃的道古蹟都在城外近處有天放園園中花木池沼亭臺山石都很好玩此外如珍珠泉如漢柏叫做柏門曲沼如定國寺內的韓陵片石如保障村的銅雀臺都在遠處又問他知縣顧琮作事如何那掌櫃道這位太爺真是好官斷幾件案叫人不能夠不服近來有兩個書獃子爲了爭論詩句打起官事來告到縣太爺案下雍正帝道爭論詩句也何致於打官事掌櫃的道這就叫書獃子呢一個說黃梅時節該雨的司馬光詩有黃梅時節家家雨的句子一個偏說該晴的也引詩句說曾紆有梅子黃時日日晴句兩個人各宗一詩各執一理先是爭論後是扭打都到縣衙告狀太爺斷得很好說你們的主張都不會錯但是打架都失了文人

體統便都擔着不是戴復古詩熟梅天氣半陰晴那麼晴也使得雨也使得何必這麼食古不化按照扭毆都應發學戒飭姑念初犯不與深究兩書狀都很心服雍正帝纔待回答雲中燕已經進來於是起身回房間在那裏逛了一回雲中燕道顧知縣真多事籤差拿捕現任守備官兵弁凶凶怕要鬧出大禍來呢雍正帝問怎麼一回事原來彰德城中有一個守備官姓黃名叫鎮中倚仗着鎮臺的寵無惡不作無所不爲平日慣會誣良爲竊用非刑拷人逼迫人民獻納稍不遂意就要栽贓陷害誣他通盜不知治死過多少好人至於強賒硬買更屬紀不勝紀性又好淫民家婦女凡稍有姿色的他總百計千方百佔着了纔遂意府縣官因礙着鎮臺情面都不敢辦他因此把他更慣上了這一日北關鄉民楊德全到東關娶親娶的新婦是徐永江之女著名的東關絕色稱爲東關一隻項偏被黃鎮中聞知了他就率同

兵上百名攔帶了兵器在路上等候。到傍晚鳴鑼作樂，果見新娘彩輿緩緩而來。黃鎮中瞧見蠶燈上寫着楊府兩個字，問道：「是不是東關楊德全家娶的新娘？」轎上回稱是的。黃守備喝得一聲搶兵，士就一齊動手，搶了彩輿就走。護送人等趕上來攔時，早被兵士動手揮拳飛腳，只一陣打到個東倒西歪，抱頭鼠竄而去。黃守備親自押着彩輿抬到衙門，扶出新人見面。已經哭得如煙籠芍藥，雨後海棠，愈覺可憐可愛。不禁上前低言勸慰。那新人一味哭泣，黃守備道：「哭什麼呢？包你快活享福。你出嫁不過是有個新郎伴你，現在仍舊還你一個新郎。總不會叫你寂寥，事已成，是哭也無益。」新娘還是哭泣，黃守備道：「我瞧你模樣兒很伶俐，怎麼你那顆心這麼不明？」事理我費手費腳，巴巴的把你搶了來，家斷不會爲了你哭，就送你回去。白哭壞了身子，很不值。快停止了。黃守備又叫衆姬妾幫同勸導。此時楊徐兩

姓都已得着消息都來守備衙門跪求放回新人黃守備怒道你們都是什麼人胆敢誣衊本守府強搶新人本守府堂堂大員難道會幹這種犯法事情含血噴人已經不行誣衊官長法當加等治罪本守府把你們吊起責打了一頓馬棒再片交縣裏頭重辦看是如何現在姑念爾等鄉愚無知本守府大度包容不與深究快各退去自去找尋楊德全道陪親人等都瞧見你黃老爺押轎抬去那裏會有錯誤欲知黃守備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雍正皇微行觀審案

顧縣令正言折強徒

話說黃守備聽了楊德全的話也不着惱開言道從來說眼見爲真耳聞莫信你又不曾親眼瞧見那必是匪徒冒名你却誤信了人言也不想想本守府是朝廷命官豈肯幹此無恥勾當本守府官聲要緊既然知道了少不得派弁緝訪總要訪到這一個冒名匪徒從重懲辦楊徐兩人再要說話時黃

守備大怒喝令兵士將馬棒打出楊德全徐永江只得抱頭鼠竄的逃出商量道新任顧太爺是個包龍圖我們不如到他衙門去叫喊於是徑奔縣衙叫喊冤枉顧琮聽得有人喊冤卽命傳入詢問楊徐兩人見了太爺跪地叩頭哭訴情形顧太爺大駭道光天化日之下堂堂官府竟有强搶民間新婦的事事太離奇情尤駭怪僅憑爾等口訴礙難作准着爾等補進稟詞邀同見證如果屬實本縣決不畏勢定與爾等伸冤理枉楊徐兩人叩頭退出一面撰寫稟詞一面邀集人證再到衙門控告顧琮問過口供收了稟詞隨派幹役拿了本官的名片到守備衙門請黃老爺立刻來衙商量要事說本官在衙恭候役人領諭下來飛步忽奔到守備衙門兵士引入黃鎮中傳見之下問有何事役人道敝上叫多拜上黃老爺有一件要緊公事敝上原欲親來拜候因昨夜小有感冒服了藥大夫說要避風不能夠出來所以請

黃老爺降臨縣衙商量。一會子敝上說黃老爺。倘然得暇最好就請降臨。黃守備問什麼公事。役人道小的不很仔細聽說是省裏來的公事。黃鎮中答應了晚飯後即來。役人應了一聲。是又打一個千。道小的放肆求黃老爺賞一個回片好去。回覆敝上。黃守備就叫當差的給他一張回片。役人接了回片欣然自去。黃守備遲疑道縣裏請我不知有何事故。催廚房開飯。飯畢之後帶了四名兵士乘了暖轎緩緩向縣衙進發。霎時已抵縣署。行到公生明下就見來請的那役人搶步到轎前打千兒回道敝上。叫小的迎接老爺。敝上爲當不得風。現在花廳伺候。黃守備點點頭抬到大堂停下。黃守備出了轎。役人引導兵士照燈引入花廳。顧琮含笑出迎。連說勞駕。勞駕彼此讓坐。上坑坐定。黃守備道荷蒙寵召不知有何見教。顧琮道本來呢。不敢勞動大駕。就爲有一件公案委決不下。特請守府老爺過來。請請示說着取出兩張。

稟詞遞與黃守備。黃守備接來一瞧，見一張是楊德全告的一張，是徐永江告的。都告自己强搶新娘。瞧及一半，早已變色，起身來向顧琮道：「那不是老哥有意給我沒臉麼？」顧琮道：「不敢。我因沒有主意，不得不請。請守府的示。此事究竟該如何辦理？」黃守備道：「有何難辦？無端誣讐官長，辦他一個反坐罪。」就結了。顧琮道：「官貴民賤，官尊民卑，如果事非，有因何敢來衙誣告？」黃守備道：「那麼老哥是說我有這件事的了？」顧琮道：「那也不能如此說。事關強搶閨女，虛實均應澈究。如果誣讐自然反坐原告，不過我看平民百姓沒緣，沒故，決不敢誣告。官長必是守府老爺有了不是，他纔敢告呢。」黃守備聽了大怒，喝道：「別說我沒有這件事，就說真有此事，你便把我怎樣？」顧琮笑道：「何必動怒？聽守府口氣已經是直認不諱，那可不能怪我做此官行此權。我就要公事公辦，隨喊一聲，人來就見，走進四個役人，垂手侍立。」顧琮分付帶原。

告。一時原告帶到楊德全徐永江叩頭求請伸冤。顧琮道你們控告黃老爺搶你們新娘有何憑據。案關強搶民女斷不能僅憑你們一句空話就此成立。你們總要拿出證據來。楊德全道小的親到岳丈家迎娶娶得新人行至半路就被黃老爺率同三五十個打手把彩輿簇擁了去。伴親僕役人等都被打散。黃老爺雖然穿着便衣。小的是認得的。伴親的女僕樂人全都瞧見現在都願到堂作證。顧琮命傳上女傭樂人逐一細問。衆口同辭都說親眼瞧見黃守備搶劫新娘決無錯誤。顧琮突然問道本縣指一個人給你們認。你們可認識。隨指黃守備道這是本縣的上客。你們可認識。衆人齊聲道這就是守備黃老爺。搶劫新人就是這位老爺。求太爺作主。勸勸黃老爺放回了。我們那新人罷。顧琮回頭道。守府聽見麼人證確鑿。衆口一辭。諒他們與守府不見得全有仇怨。不但事出有因。并且查明實據。叫本縣如何辦理。黃

守備道他們誣我搶人你就硬指我是搶人難道他們誣我造反你也硬指我是造反麼未免太偏袒了再者你老哥不過是個知縣我究竟是個守備論前程我是四品你纔七品我要大起你好幾級你也不配問我呢顧琮道不必講你我文武不相統屬須知我是地方上官該管地方上事我今日只知道辦強搶民女的搶犯不知道守備不守備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大清律例上不曾有一條做了守備就可以犯法不問的黃守備道你說我强搶民女究竟有何證據告狀這一班人我始終不曾認識那都是你串出來陷我的我也知道你缺分清苦不過想我幾個錢只是想我的錢也只消好好的情商不該如此陰謀鬼計顧琮笑而不答一時役人入稟守備衛門裏果然有一乘彩輿小的已叫守府兵士幫同抬來現在大堂上顧琮向守備道黃老爺你要證據證據來了有貴衛兵士幫同抬來那可不是小弟的陰謀鬼

計了黃守備一聞此語頓時面如土色顧琮道如今還有何說黃守備低倒了頭一聲兒不言語顧太爺一面把黃守備留在衛中特派六名幹役小心伺候一面派人到守備衙門搜尋楊姓新娘隨辦公文通詳上憲這麼一辦受過黃守備虧的人得着風聲都接二連三來衛控告共接控詞三五十起派往搜尋的役人也把新人尋着用轎抬到衙門問明口供把供狀給黃守備瞧黃守備到此無言可說只得招認顧太爺自覺執法無私上可對國下可對民心下怡然忽鎮臺余虎余大人專差來縣求見接見之下那差官交出鎮臺手書并金葉一百兩道余大人叫多多拜上太爺黃守備的事務請逾格推情周全彌補這幾張金葉請太爺留着賞人罷大人信中都已寫明顧琮瞧過信向差官道費神上覆大人的鈞諭本該遵從無奈這一件案子關係着國家的定例縣裏聽從了鎮臺就要對不住朝廷同是朝廷命

官同是受恩深重。如果縣裏負恩瀨職，曲法縱奸，大人總也不很歡喜。所有不能謹遵的爲難情形，務請大人原諒。至於厚賜金葉，斷不敢拜領。回信我也不寫了，就請代稟罷。那差官撞了一鼻子灰，自去回覆鎮臺，隔不上幾天，忽奉總督札子，言據總兵官余函，稱安陽縣顧令意氣用事，濫捕同城武員凌逼招供，如果屬實，成何體統？着該令速將案卷陪同守備黃鎮中到總兵衙門聽候，余鎮秉公辦理。札到卽行此札，顧琮大怒，立刻作稟申覆總督，大大的抗辯，中有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等語，竟然不遵定期審理。黃守備現在恰遇雍正帝私行到此，被雲中燕探聽明白，密密奏聞。雍正帝道：這纔是真知縣也！可見咱們旗人比了漢人，靠得住。倘是漢官時奉到督札，早就奉行恐後了。那裏肯這麼忠君愛民，奉公守法？咱們明兒倒要去瞧瞧。他問案，雲中燕應了兩聲。是次日午飯之後，君臣兩人出了客店，徐步向

縣衙走去。只見路上閒人紛紛議論。都說今日總要鬧出事來。黃守備已令本營兵士各執刀鎗搶入縣衙逼太爺釋放自己。顧太爺怎是利害。究竟是個文官。手無抓雞之力。看他如何應付。雍正帝暗忖這守備真是無法無天。可惡之極。走近衙門見各處來瞧熱鬧的人成羣結隊。很不少。一進衙門人更多了。從公生明牌起直到大堂萬頭鑽動擁擠異常。月臺上人最多。簡直是人山人海。雲中燕託開兩臂在前開路擋着的無不紛紛倒退保護雍正帝到大堂恰好顧太爺升堂坐出。只見他先傳上原告人逐一詢問原告有訴。栽贓陷害的。有訴威逼人命的。有訴勒索財物的。也有訴強賒硬買的。問的時候逐一駁詰。很爲細密。問罷卽命請黃守備問話。一時黃守備昂然而至。怒目而視。大聲道。你請我出來。更有何話。顧琮道。今有許多人到此控告。是非虛實。不問不明。到底這些事情。你老人家幹過沒有。黃守備怒道。多大。

的知縣這麼欺負人。你把我軟禁在衙不算。還要擺臭架子坐堂審我。你這廝太會裝模作樣了。你道我手下沒有人麼。說到這裏舉手一揮大喊我的。心腹在那裏這一聲喊不打緊就見人叢中雷轟也似價和一聲來也直跳出八九十個梢長大漢手中都是雪亮的刀鎗虎吼吼直撲上大堂來。這一股聲勢宛如突然發現出數十隻斑爛猛虎兩旁差役及瞧熱鬧的人。都唬得躲避不及。那幾個原告人更唬得不成個樣兒。一個個抖倒在地。不住口喊饒。命黃守備到此便耀武揚威愈顯他的英雄。只見喧嚷擾亂中忽有一人站起大喝道。守備要造反麼。你們誰敢動手。誰就是反賊。我奉皇命辦公。胆敢叫兵士到此持械劫掠就是沒有官長。沒有官長就時沒有皇上。不是造反。是什麼。欲知發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雍正皇擢用顧鐵牛 雲中鶴夜探廉王府

話說黃守備。振臂一呼。陡見人叢中跳出八九十個梢長大漢。手中都亮着兵器。耀眼爭光。虎吼吼。撲上大堂來。却見一人兀然起立。一派正言侃侃而談。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不是別個。就是高坐堂皇審理黃守備的知縣顧琮。顧太爺此時侍立的差役跪地的原告看閒的閒人聽了這一番話。都替顧太爺捏一把汗。雍正帝也深佩這顧令有胆能識大體。暗向雲中燕道。倘這廝們動蠻時給我先把黃守備拿下休。教劫去雲中燕點頭應諾。此時黃守備聽了顧琮的話。陡然打個寒噤。暗道不好。造反是要闔門抄斬的。急忙揮手令兵士們退去。并道你們快休如此。衆兵士那裏肯聽。都喊我們先上堂。斫掉這狗官黃守備。着急道你們殺了官。不是救我是害我了。快休動手。快給我退去。衆兵士見守備這個樣子。頓時都縮住了手。有一個出來問道。爲甚不要殺這狗官黃守備。道殺死地方官罪同叛逆。我便要闔門抄斬你們。

也。一個個都是個死衆人見說果然也就害怕起來拖了鎗刀向人叢裏一鑽。八九十個人影兒都沒有了顧琮偏也鎮靜大衆持械奔入他旣毫無驚恐現在拖械逃去依然面少喜容只見他仍舊正襟危坐細細的問案雍正帝冷眼旁觀不禁暗暗嘉許黃守備到了此時也只得逐款招認雍正帝直等他問畢此案纔隨衆出衙回到客店來途中聽得人民輿論說的是雖有鎮臺余虎不敵顧公一怒暗向雲中燕道聽見麼小百姓也知道好歹呢雲中燕應着雍正帝偶然抬頭瞧見一家很大的館子芬芳之氣觸鼻刀杓之聲震耳不禁饑涎欲滴起來隨道咱們上一會館子去君臣兩人走入館子上梯登樓揀一副座頭坐下小二上來安了杯筷匙碟問道兩位爺用點子什麼菜雍正帝叫拿上菜牌揀歡喜喫的揀了四五樣要了兩壺黃酒雲中燕起身斟酒雍正帝執杯喝着忽見隣座有人講話一個道貴東旣是旗

人那也不能怪他。旗人對於文字上原是不很講究的一個道。你還沒有知道呢。前天丁祭敝東又鬧出大笑話來。那日衙中預備一切祭聖的事。敝東忽然問我。今兒祭誰？我回。他是孔夫子。敝東聽了一楞。問甚麼？孔夫子。我回。他孔夫子就是孔聖人。敝東更是不懂。問道：這孔夫子做過什麼官？我回。他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敝東愈益茫然。只得解說。他聽魯國的司寇。就是現在的刑部尙書。攝行相事。就是現在的協辦大學士。差不多就是刑部尙書兼協辦大學士呢。敝東恍然道。那就是孔中堂。甚麼夫子聖人。鬧得人家越聽越糊塗。早說是孔中堂。不就明白了麼？你道笑話？不笑話？那一個通文的也很少。這一個道。那總是雜流人物。要是科甲出身的。總不會如此。那一個道。偏是科甲出身的。偏不通文字。記得那一年我在京中教讀。一天。

東翁陪來一客說是太史公呢那太史公見學生讀古文觀止的史記選文問此種文字何人所作我回他是太史公那太史公道太史公是那一科的翰林我回他是漢太史不是現在的進士那太史公取書瞧閱沒有到數行就丟下搖頭道文字也不見佳讀他何益你瞧科甲中人連史記都不會知道可笑不可笑雍正帝聽了也很好笑當下淺斟低酌直喝到夕陽西下纔回在彰德住了幾天了無新奇事跡可紀動身再遊他處遊到汴梁省城知道新藩司田文鏡對於科目出身的州縣不少假借因此士林對於田藩司倒很忌憚雍正帝聽了聖懷倒很怡悅一日有新任祥符縣知縣王士俊上轅謁見田藩司接見之下問他是什麼出身這王知縣偏是個玩世不恭的聽了藩臺的問攢眉囁嚅故意做出羞愧的樣子停了半天纔答道卑職不肖讀書出身是某某科的散館翰林田藩臺竟也奈何他不得雍正年間兩

司也都能專章奏事的過了幾天。田藩借一件事就把他動摺參奏不意。硃批下來。王士俊人還明白所參着免其查究。欽此另有一旨給田文鏡。中有一該司以語言細故挾嫌參劾。未免器欠寬宏。田文鏡驚以爲神。他又那裏知道。雍正帝就在省城呢。雍正帝在省住了幾天也就動身。他去臨走特下一旨。把知縣顧琮不次超遷特授爲河南觀風正俗使。一個知縣頃刻升做欽差了。遊過河南再到別省查察。足足遊了三個多月。因此廉王府築造機關。一點子消息都沒有。真是勵精圖治上一日回京下一日就臨朝召見各王。貝勒一見天威咫尺。都各惴惴恐懼。這夜黃昏時光。廉親王正與維止社。各社友談話。忽聞鈴聲大響。張蘭芳驚道。園中抓住了刺客哩。廉親王問如何。知道張蘭芳道我於各處都埋伏下消息。這是被鋼鈎鈎住的廉親王聽了。就率同社友親來瞧視。原來雍正帝退朝之後。特旨召見舅舅隆科多密詢。

了一個多時辰。知道廉親王府中出入的人很多。難保不有不法的勾當。於是密囑雲中燕派遣幹員入府探視。雲中燕領旨下來就選派出一個極幹練的血滴子就是他嫡堂兄弟叫做雲中鶴。這雲中鶴是血滴子隊中出類拔萃的人材伶俐便捷最是聰明機警。當下接了差事候到黃昏人靜他就全身結束穿起夜行衣服上下渾身一色如墨從潛邸中飛身出園徑投廉王府來。自從雍正登了位。雍親王府就此改稱做潛邸。那班血滴子人員依舊在潛邸居住。每月發出內庫金銀供養。當下雲中鶴帶上鋼刀攜上血滴子飛出了潛邸。御園只揀小巷行走。霎時之間已抵廉親王府。夜行人規矩。是走小路。不走大路。進後門。不進前門。因為前門擊柝巡查。看守的人太多。飛走多有窒礙。雲中鶴到了廉王府。抄粉牆向後走去。側耳聽時裏面人聲寂靜。一蹭身縱上了圍牆。舉手眉上一遮蔽去了。天上耀光向下瞧時地上。

路徑清白看得清楚知道沒有阻礙託地一跳身輕如葉早已跳下騰身前行順着路走去纔走行三五步聽得左側一聲怪響奔出兩頭惡狗來張口露牙直向雲中鶴奮撲雲中鶴急拔鋼刀在手照准那狗就是一刀不意斫到狗身有聲朴然忙說不好這是木狗呢此時木狗已經近身雲中鶴急忙騰身跳過了木狗索性前行那裏知道跳過兩步就添出兩隻木狗猙獰奮撲同前面的一個樣子雲中鶴暗忖不好退身一步定遭木狗咬住只得奮命向前跳出了八九對木狗都被他避過看官雲家弟兄都懂得削器解得消息所以這麼靈便當下雲中鶴執刀在手站在木狗背後望准了奮命力研朴朴連研三刀一頭木狗竟被劈了個碎咾辣咾辣竟然放出短箭來一枝枝向前飛射虧得站在後面不然早被射中了呢搖頭說利害利害雲中鶴知道前面都埋有消息瞧着平坦甬道不敢行走只偏了身子在甬道

側邊輕輕的探着走了一陣不見甚麼變端見左側遊廊回抱飛身跳入不意一聲怪響奔出兩個大漢一聲兒不言語擎起大刀向自己就斫雲中鶴說聲不好急忙退出纔退到門口不防兩旁飛出鋼鈎稍一遲緩脚上就套上了用力掙時愈掙愈緊雲中鶴大喊這一回可着了人家道兒也一語未畢頭頂上嘩拉拉吊下三個鐵鎚向頂門打來只要打一個着頃刻腦漿迸出送却殘生性命只得蹭下身子權時躲避那裏知道是做就的消息你一蹭倒鋼鈎就喫重鋼鈎一喫重裏面的銅鈴就立刻震動起來張蘭芳等就知道此間抓住了人了當下廉親王同了維止社各友都到園中來瞧視張蘭芳是打頭第一個到一處先把所安的消息關閉了大家纔敢放胆前行霎時之間已到遊廊張蘭芳燈光之下早瞧見了雲中鶴見他蹭做一堆兒正在喘呢指道刺客在這兒了廉親王也已看見忙叫取繩子將刺客綑

下張蘭芳動手鬆去鋼鈎。衆家將一齊動手。把雲中鶴綑了個結實。廉親王叫推到瑞雲軒去派人嚴密看守。張蘭芳查視一週。把研壞的木狗換掉。各處的消息重行安好。短箭也收拾起了布置得嚴密如初。纔到瑞雲軒來瞧。刺客只見軒中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廉親王親自審問。雲中鶴昂然直立。不肯下跪。廉親王道：「你姓甚名誰？」夤夜來此要偷盜東西。還是要行刺？無指使從實講來。雲中鶴怒目而視。一聲兒不言語。衆社友道：「這廝見了王爺。不跪。問他話不答。無禮已極。不賞他一頓皮鞭。他總不會知道利害。」廉親王道：「我沒暇問他。交張蘭芳帶去細細拷問。」是張蘭芳應了一聲。隨叫家將取齊刑具。帶雲中鶴到來雨閣嚴刑訊問。雲中鶴受刑不過。只得道老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血滴子隊員雲中鶴的便是奉旨來此密查奸王舉動。老爺奉有密旨。就是欽差身分。你們把我拷打不法已極。你們敢是都不願。

活命了麼。衆人聽了盡都駭然。張蘭芳道：這廝夤夜帶刀入府，非賊即盜，還敢冒稱欽差大言唬人！且把他推出地穴去，回明了王爺再核家將答應。一聲把雲中鶴推擁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張蘭芳雙擒血滴子 雍正帝親探廉親王

却說血滴子隊長雲中燕派遣雲中鶴去後候，到天明不見回音，情知不妙，密奏雍正帝。雍正帝道：今晚着爾帶同爾弟雲中鶴前往查察，須要小心不得有誤。雲中燕應諾。這日上朝，雍正帝與廉親王君臣相見，祇講了幾句尋常公事，對於此事隻字不談。彼此心照而已。夜飯過後，雲中燕又暗地進宮來請訓雍正帝，囑咐了好些話兒。雲中燕回到潛邸，雲中鶴已經等候多時，問哥哥何時起行。雲中燕道：早呢！我算定醜樓報三更，咱們動身，未遲。兄弟兩人裝束，定當各帶了鋼刀。血滴子飛行出邸，宛如兩股黑煙，一捲風的向

廉王府來。霎時行到雲中燕道。我們分左右兩路飛入。各至寢宮取齊。雲中鶴應諾。朴朴飛上了牆頭。望見下面虎皮石甬道寬闊平坦。橫身一跳就跳下去。不意纔一着地。那石板就沉下去。喊聲不好。要留住時已經不及。身落深坑。滴溜溜墮下。墮到坑底。盡是軟沙。便喫陷住了。動蟄不得。沒法奈何。只得靜心等死。却說雲中燕從右邊牆上撲入下地。就遇見木狗跳過。一對又是一對。知道消息。削器安置得不少。飛身上屋。循廊子行走。走了好一會子。倒都平安無事。忽轉一念道。我在這裏沒事。鶴弟在那邊不知他可曾着了人家的道兒。心裏一慌。脚下就亂起來了。想抄近路穿過假山。探一個究竟。一縱身跳下假山洞口。不意恰恰觸動消息。聯弩齊發。箭如飛蝗。急忙退避。已經中了三五箭。不敢前進。只得退後。經過一座亭子。怕有消息。不敢入內。休息雲中燕。此時已經受傷。便沒有先前那麼伶俐。一個不留意。踏着了消。

息斜刺裏跑出兩隻狼形木狗。張口露牙的撲咬雲中燕心裏慌張要跳時。兩個腿灣都着了箭不能夠高跳只得用鋼刀來格。那裏格得住左腿上早着了一口。這木狗製造得非常凶惡咬着了再不肯開放。雲中燕痛極知道削器這東西愈掙愈咬得緊只得聽其自然。這裏咬住了人那邊的鈴又大大震動。唧唧響個不住。廉親王知道昨日擒住了人今日必有人來探視。特命社友督同家將分地守候。現在聽得鈴響奔出來瞧一見雲中燕都道。又擒住了一個立刻放開木狗把雲中燕反剪兩手綑了個結實一面報知廉親王。張蘭芳道打燈籠各處細細照看消息壞了是要修理的於是張了燈一處一處照看照到甬道上見一塊石板開着坑中埋有一個人忙命用兜子放下去向坑中道朋友你爬住兜子裏我們把你上來。雲中鶴聽說等候兜子下坑爬身上兜果然一把一把向上收揉一時間就升到了地面衆

人候他到了地面上立刻用繩綑縛一并解到瑞雲軒。此時廉親王正在審問雲中燕呢。廉親王問他姓名，雲中燕道：「我的姓名不便說出，也不願說出。」因為我於各種削器消息的製造頗有特長，現在受了人家削器的暗算三十年，老娘產下倒綑兒還有甚臉子見人。張蘭芳聽得，卽道：「聽你口氣，你莫非就是雲中燕？大哥雲中燕道：「爾是何人？」却認得我廉親王，喜道：「果然就是雲中燕！」我知道這雲中燕是血滴子首領，血滴子這巧東西，也是他想出來的。現在身被擒住，問問他可肯投降於本府，倘肯歸順，將來不失榮華富貴。恩要招留大哥在府，大哥倘肯棄暗投明，前程不可限量。雲中燕聽了，破口大罵：「你們這一班反賊，不日眼見你們都要碎屍萬段。我是皇上心腹，豈肯投降賊寇？你們識癡的快快放老爺回去，我發一個善心，還肯替你們皇上。

跟前求恩呢。廉親王大怒立命把這不識抬舉的奴才同那一個一同推去。監禁好好的看守休得疎忽左右答應一聲推雲中燕雲中鵠地穴去了且暫按下却說雍正帝兩次差人夜探廉王府竟如石沉大海消息杳然很是納悶隨命太監飛召廉親王祿貝子祿貝子并胞弟怡親王允祥同到暢春園御苑遊賞園景舉行家宴傳旨不必穿戴公服祇穿家常便衣相見時祇請安不必跪拜一時廉親王怡親王祿貝子祿貝子先後遵旨到園大家請了安隨意散步閒談只見杏花開得異常爛漫新雨之後枝頭花葉都含着珠子般的水點雍正帝道好杏花道言未絕一陣風來花枝擺動吹落好些水珠兒御衣上都着了好幾點正是

兩三點雨逢寒食     廿四番風到杏花

雍正帝道此間景緻很好咱們少停就這兒喝酒罷廉親王等都說很好雍

正帝說幼時讀論語至爲君難句不很了解現在方識人君的難做別說一日萬機要像做臣下的偷得浮生半日閒萬萬不可上承祖宗付託之重下負兆民期望之切刑賞雖極至公恩澤終難遍及受賞的未必感恩受刑的難免怨恨倒不如做親王時候閉戶讀書百事都可不管既是清閒又極富貴那倒是真福呢廉親王等盡都唯唯稱是雍正帝道今兒只算是家人聚會我也不必說是主子你們也不必說是臣子咱們兄弟且樂一會子怡親王聽了第一個先高興起來於是大家說說笑笑樂了一整天纔散雍正帝於談笑中暗暗留心見廉親王雖是強爲歡笑終是拘拘束束一若有什麼大事在身的一般席散之後雍正帝忽發奇想朕一個兒從地道走去偷偷的到八阿哥家瞧他個究竟到底派去的三個血滴子爲甚一去不回主意已定也不告知別人獨自一個點了一盞燈從暢春園天地一家春寢宮走

入地道回身閉上了門。北京地土乾燥，地道全不潮溼，宛如一條夾街，就不過是暗無天日，非燈不行。當下雍正帝在地道中默默行走，好一會子纔抵到廉親王府見是一座土階，約有十三五級，放下燈臺，歷級而升，走到級頂，是有消息的順手一撥，豁然開朗，正是廉邸的瑞雲軒。雍正帝鑽出了地面，右手把方磚蓋好，這一間是瑞雲軒的後軒，平時不很走動的。雍正帝仰視天空，昏昏欲夕，知道時光已經不早，轉身抄到前軒，見軒中十錦櫥羅漢榻彌陀椅布置井然，花瓶香爐山石古玩等陳設應有盡有，忽聞脚步聲響。雍正帝知道有人來，急忙躲藏，躲在十錦櫥後面，見一道光亮，兩個人說話而來，一個道：「九爺、十爺這麼不知體卹，人來了不想走伺候到更深夜半，還嫌人家不週到那府裏一般也。」有着奴才一個道：「你也不用抱怨我們當了奴才，自然該聽人家支使，沒的多勞苦了。」一天半日就抱怨主子的，那一個道：「伺

候。主子是本職沒的說。現在自己主子不支使倒弄出這種旁主子來。要這樣。要那樣。使喚得人一刻都沒有停。誰甘心呢。雍正帝向外張看見是兩個太監。只見兩個太監放下了燈臺。取抹布揩抹桌子。又把掛燈一盞一盞點上了火。照得闔室通明如晝。就聽得脚步聲歷歷碌碌走進三個人來。爲首的是廉親王允禩。後面兩個是允祿。允祿三人入室坐定。就聽允祿道。今日暢春園家宴是何用意。允祿道。他眼珠子裏從來不會有過。兄弟怎麼今日忽然有起兄弟來。巴巴的舉行家宴。我總不信他是安着好意。允祿道。我也這麼想呢。別是我們擒住了他三個血滴子。他見派出來的人沒有回音。估不透我們借這家宴察看。察看我們的風色。也說不定。廉親王道。本來很容。易知道。就爲允祥也招在裏頭。令人好難猜測。允祿道。那是他故意遮人耳目。正是他的奸詐處。廉親王道。偏是作賊的人最會防賊。他使陰謀詭計。謀

皇篡位。謀着了位。做到了主子。總可以罷手了。還要養這一班血滴子飛賊。四出偵查。鬼鬼祟祟。全沒有冠冕堂皇的體統。他只道他人也同他一般。一味的陰謀詭計。謀皇呢。允禩道。我所最痛心就是現在的人。沒有是非心。大家都在先帝手裏受過大恩。現在眼見先帝的愛子允禩受苦。沒人出來講一句公道話。先帝當時原要立允禩做主子。現在皇位被人家奪掉。不算還要衆口一辭。頌當今的聖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現在的人那裏還有是非心。雍正帝聽得明白。暗忖你們這一班叛逆。原來我的血滴子都被你們擒住了。真是無法無天。你們把血滴子怎麼了呢。只見廉親王道。他兩回派血滴子來刺探我們。手足當做仇敵。天可憐。見都被我們擒住。只是他是君。我們是臣。自古說君疑臣。死在他這麼的多心。這麼的疑慮。你我弟兄看來。終難活命。允禩道。究竟誰死誰活。此刻也還未定。他有本事。謀我們有本事。防。

大家瞧是允祿道擒住的那三個血滴子該如何辦理請社友們進來大家商議商議允祿道很好隨命太監出去請雍正帝一聽你們原來還私立着什麼社真是無法無天我虧得親自來此倒要瞧瞧這一班怎麼樣子的叛逆正這當兒外面鞋聲歷碌進來了十多個人與廉親王等拱手見禮衆口一辭都問王爺見召有何分付欲知廉親王等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瑞雲軒遊龍被困

## 乾清宮天子失蹤

却說維止社各社友聞請都到齊問王爺呼喚有何分付廉親王道就爲血滴子屢次來家上頭的疑忌不問可知君疑臣必死我們性命都在呼吸之間請你們來商議商議可有解救的妙法內中有一個綽號智多星姓崔名叫桂森的第一個開口道大凡處決大事總先要具內知外知兩種知識知道人家叫做外知外知就是智知道自己叫做內知內知就是明廉親王笑

道。那是老子。上。的。話。老崔。引。來。做。什。麼。崔桂森。道。知。人。則。智。自。知。則。明。果。然。  
出。在。老。子。但。是。人。家。有。着。血。滴。子。咱。們。知。道。咱。們。有。着。社。友。咱。們。就。不。知。道。  
人。家。會。飛。檣。走。脊。咱。們。也。會。飛。檣。走。脊。人。家。能。算。計。咱。們。咱。們。就。不。能。夠。算。  
計。人。家。麼。張。蘭。芳。接。口。道。對。呀。咱。們。社。中。能。人。不。少。也。好。飛。入。宮。苑。去。行。刺。  
雍。正。帝。暗。忖。你。們。原。來。立。着。逆。社。胆。敢。圖。謀。行。刺。叛。逆。顯。然。也。是。合。該。有。事。  
十。錦。櫨。中。忽。然。跑。上。兩。隻。耗。子。爬。上。跳。下。不。住。的。跑。走。震。得。陳。設。的。瓶。爐。都。  
搖。搖。欲。動。廉。親。王。聽。得。聲。響。回。頭。見。是。兩。頭。耗。子。忙。道。你。們。快。來。把。這。耗。子。  
驅。掉。了。崔。桂。森。應。聲。上。前。大。聲。驅。逐。耗。子。見。有。人。來。向。後。奔。逃。奮。身。一。躍。兵。  
兵。把。一。個。古。窑。小。磁。瓶。跌。得。粉。碎。崔。桂。森。恨。極。一。個。健。步。趕。到。十。錦。櫨。後。面。  
不。防。黑。越。越。伏。着。一。個。大。驚。道。哎。呀。這。裏。伏。着。一。個。人。衆。社。友。聽。得。都。奔。  
入。去。瞧。看。雍。正。帝。此。時。知。道。再。藏。不。住。便。就。挺。身。而。出。大。喝。道。朕。躬。在。此。誰。

敢犯駕。衆人聽了都吃一驚。定睛瞧時，龍顏鳳姿，廣額豐頤，不是雍正帝是誰呢？廉親王見是御駕也就慌了，手脚沒做道理處，雍正帝道：爾等胆敢聚衆私邸圖謀不軌，朕躬都已知道，祿貝子、祇貝子也都面如土色。一句話也不敢分辨，只見崔桂森排衆直前，向衆人道：你們休慌，休上他的當。此人不是皇上，我敢決定他是冒名的衆人問他，何以知道？崔桂森道：這個很易決斷，皇上深居九重，如何會到這裏來？這廝定然是賊子，被我們獲住了，不得不脫身纔生出賊智，冒稱皇上，唬人的。廉親王喜道：這話很對，如果皇上駕臨，必然堂堂正正從大門而入，沒的靜悄悄躲在暗中的。這廝私入邸第，罪還小，冒稱皇上就是大逆不道，萬萬不能寬縱。你們快給我把這廝細了待明日上朝奏明，皇上請旨定奪。衆人一聲答應，立刻上來了四個人，把雍正帝不由分說反剪了，兩手縛了個結實。廉親王叫推到後軒監禁，特派四個社

友。小心看守可憐。穆穆天子變做了羑里周文漢獄。宣帝四個社友推擁雍正帝去後。廉親王豎起大拇指向崔桂森道真有識見虧了你虧了你崔桂森道這個當兒不說他是假冒如何好下手也沒人敢下手呢。禱貝子道勢成騎虎現在倒欲罷不能了這件事該如何處置大家商量商量張蘭芳道恁他有穿雲的本領冲天的能耐已經閉入籠中如何再能夠施展。廉親王道深宮裏走失了皇上定然要舉朝鼎沸倒先要想一個法子平下這個風波。禱貝子道這倒不難只消總理大臣嚴密關防不露風聲推說皇上有病臣下概免朝見一應章奏代他批閱就沒事了廉親王道好雖好只是暫局總不能夠常常推病。禱貝子道且過了眼前再商量這夜廉親王府中會議了一整夜沒有得着好法子次日五鼓廉親王懷着鬼胎上朝轎子到午門見已有幾乘轎子歇在午門外出轎步入朝房見履親王允禩淳親王允祐。

怡親王允祥。愉郡王允禴。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慎郡王允禧。誠親王允祕。貝勒允禟。允祜等已都在那裏待漏了。彼此相見說了幾句應酬話。禧貝子。祿貝子也到一時。舅舅隆科多也來了。大家隨便就坐。閒談天南地北。不覺天色大明。曉日臨窗。不見黃門傳呼。大家都有點子詫異。怡親王道。天色已經不早。怎麼還未臨朝。隆科多道。別是失睡了。還沒有起身麼。怡親王道。主子宵旰勤勞。一竟朝乾夕惕。那裏會失睡。並且祖爺家法到了五更。不起身皇后可以恭請祖訓。到乾清宮開讀。那時皇上須跪地恭聽家法。這麼嚴決不會失睡的。淳親王道。也許受了感冒。一時不豫呢。大家互相揣測。祇有廉親王禱。貝子祿。貝子三個人心裏明白一句話也不插口裝做沒事人。模樣儘管閒談。又候了半天。依然不見動靜。看看日影已高。大家口裏不說。心裏都不免有些慌張。怡親王與隆科多再也耐不住了。齊道我們兩人叩。

宮門去。廉親王道事情真古怪我也同你們去當下三人徑到宮門見守門的侍衛一個個掛刀侍立臉上也都現出驚異的神氣廉親王站住身向为首一個侍衛道煩你入宮說一聲說允禩允祥隆科多要入宮面見皇上跪請聖安那領班侍衛應了兩個是就入宮去了隆科多道廉王爺你這幾個字說得真好真得體我真佩服你怡親王也點頭稱好并言我正躊躇呢心中惦着主子巴不得一步就到了宮門又慮主子問及用什麼話回奏主子性兒又嚴厲虧八阿哥想的得體一語未了那領班侍衛已出來了臉上露出慌張的樣子怡親王問他如何那侍衛道我到寢宮門叫太監進去轉奏說王爺們要面見皇上跪請聖安都在宮門候旨候了好一會子太監出來說皇上不在宮不知聖駕那裏去了三人聽說都一楞廉親王道叫太監再找找宮苑那麼大知道主子在一宮呢怡親王道本朝不比前朝有着

三宮六院祖制通祇。一后兩妃兩貴人。并且主子臨御那一宮召幸那一宮。  
尙衣太監都有冊子恭記的。何庸找得隆科多道皇上的舉動。宛如生龍活虎。一時那裏捉摸得住廉王爺的話也。不曾錯。且叫太監們找找再講。於是再叫領班侍衛入宮去傳話。怡親王廉親王隆科多就在宮門候消息。候到辰牌時候回出來。依然是遍找不見四個字。怡親王就慌張起來。向隆科多道。舅舅這件事很古怪。別是丢了麼。隆科多道。這麼英明的主子。四十多歲人那裏會丟。并且住在深宮內院也。決不會丟的。怡親王道。果然在深宮內苑呢。自然不會丟我估他。決在宮外出事的。廉親王聽了這一句話。心裏別一跳。趕忙強自鎮定。開言道。皇上性好微行。或者喬裝改扮私行出京去了。也說不定。出事是決不會的。從來說聖天子百神呵護。祥哥兒未免太過慮了。隆科多道。皇上微行我總無有不知道。從沒有驀地出京之理。廉親王道。

據我看來天子失蹤是件千古未有的大怪事只好慢慢的查訪現在最要緊是嚴密關防萬萬不可洩漏開去眼前只我們三個人知道第一先禁止宮內太監宮外侍衛向人亂說大家嚴嚴密密瞞起來免得枝生節外第二我們到朝房時就向衆人說知皇上偶有感冒在宮靜養大小臣工概免朝參第三京內外章奏沒法奈何只好由我們三個人從權恭代批閱第四密密派遣心腹四出訪尋皇上事到臨頭只有如此辦理你們瞧我的話說得錯了沒有怡親王與隆科多都很佩服他有識於是同一同出外到了朝房大家都問怎麼樣了怡親王道主子偶有感冒要靜養數天呢不御朝了朝房中除禧祫兩貝子外都各信以爲真這日廉親王怡親王就在養心殿上恭代批閱章奏批閱完畢照例發交內閣聖駕雖已出狩政務並不叢脞回邸午膳已交未末禧祫兩貝子已與維止社各社友等候得望眼欲穿了廉親

王先把朝中的事述了一遍。糖貝子道：「此人監禁在後軒，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總要想一個萬妥萬當的法子辦結局，纔好。」廉親王道：「我已想過法子，是有。一個你們瞧可行不可行。妥當不妥當，衆人齊問。何計？」廉親王道：「天下本來是十四阿哥的天下。聖祖大漸的當兒，口傳遺詔，原是傳位於十四阿哥。此人偷改遺詔，把十字改寫做于字，篡了皇位。這一件公案，久已滿漢皆知。就爲他據着帝座，沒人好來審他。其實他這個人對於聖祖早已成爲逆子。對於朝廷早已成爲叛臣。我們此刻既然把他拿下，名正言順，自然該審。他一審，只要審出了口供，問實了案情，那就易辦了。一面開太廟祭告宗廟，正明他叛逆之罪。一面迎立十四阿哥做主子，豈不甚妙？」糖貝子道：「如此辦，理很好。誰充審官呢？」廉親王道：「事關宗社大計，這個審官不能派別人，只得你我充當了。」糖貝子應諾，夜飯之後，廉親王把瑞雲軒改做法堂，就把瑞雲軒改做法堂。

設了公座派定二十名社友充當衛役又派出兩名書吏廉親王祿貝子升了公座就命帶上人犯來一時四名社友推上雍正帝向上昂然站立廉親王道你這廝爲甚冒充皇上掩入府中到底安着什麼心從實講來雍正帝道你們這一起沒主子的叛逆奴才明明受過朕躬恩典封號明明認識朕躬就爲逆跡昭著叛形顯然被朕躬查明白了却硬指朕躬是假冒不是本身好遂你們的逆志廉親王道你既然不是假冒爲甚不深居大內却偷入我府中來雍正帝道朕爲密差三個能人不見回音所以御駕親臨偵察爾等的叛逆爾等試想天下卽有假冒之人斷不會聲首笑貌言談舉止件件假冒得一般無二的爾等今日上朝曾否見過主上爾等卽至愚當知朕躬無分身術在此就不能在彼如何再會有假冒欲知廉親王等如何回答且俟下卷書中再行宣佈

雍正遊俠傳 卷上



